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比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
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
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
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
不盡比天為退了十三度有奇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
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遲月
行速然則日行却得其正○問天道左旋日月星辰右轉曰自疏
家有此說人皆守定某看天上日月星不會右轉只是隨天轉天
行健這個物事極是轉得速且如今日日與月星都在這度上明
日旋一轉天却過了一度日遲些便次了一度月又遲些又欠了
十三度如歲星須一轉爭了三十度要着曆數字細只是轉幾

衡說中載王蕃渾天說一段極精密便是說一箇現成天地了其
說曰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圓如彈
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
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
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當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
十五度當高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
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
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
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南北極持其兩端其

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也

集覽 〔王蕃〕玉衡書辭典在王蕃玉

衡說所以象天休之轉運也衡橫也謂衡簫也玉為管衡而設

按三國志審盧江人博覽多聞仕吳爲常侍嘗制渾天儀極其精
巧後爲嬖臣諸死時論究之晉書同按一統志嵩山在河南府登
封縣北一十里五岳之中岳也其山三尖峯東曰大室西曰少室
嵩其巔各謂之室者以其下各有石室中岳居四方之中而高故

名嵩○或問以爲天是一日一周日則不及一度非天過一度也

曰此說不是若以爲天是一日一周則四時中星如何解不同更
是如此則日月一舛却如何紀歲把甚麼時節做定限若以爲天
不過而日不及一度則趙來趙去將次午時便打三更矣因取禮
記月令疏指其中說單晚不同及更行一度兩處曰此說得其分
明其他曆書都不如此說蓋非不曉但習而不察更不去子細檢
點而今若就天裏着時只是行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二若
把天外來說則是一日過了一度蔡季通嘗有言論日月則在天
裏論天則在太虛空裏若去太虛空裏觀那天自是日月交得不

在舊時處了夫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日月皆從角起天亦
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到那角二天則一周了又過角
此字日日累上去則一年便與日會蔡仲默天說亦云天體空負
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二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
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
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
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
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
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
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
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

三十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
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
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
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
一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
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
此說也分明○問周天之度是自然之數是強分曰天左旋一書
一夜行一周而又過了一度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方是一周只將南北表看今日恁地看時有甚
星在表邊明日恁時看這星又差遠或別是一星了○問同度同
道曰天有黃道有赤道天正如一圓匣相似赤道是那匣子相合

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
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為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那
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斯撞著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
箇在手一箇在午皆同一度謂如月在畢十一度日亦在畢十一
度雖同此一度却南北相向月所以蝕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
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蝕望時月蝕固是陰敢與
陽敵然曆家又謂之暗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暗到望時却當著
其中暗處故月蝕○或言高山本不當天之中為是天形歌側遂
當其中耳曰高山不是天之中乃是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高山
之北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有此處不動如磨臍然此是天之中
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問天有黃赤二者沈存中云非天實有

之特曆家設色以記日月之行耳夫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而九如此即日月之行其道各異况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月行則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日月之行其不同道又如此然每月合朔不知何以同度而會於所會之辰又有或蝕或不蝕及其行或高而出黃道之上或低而出黃道之下或相近而偏或差遠而不相值則皆不蝕如何曰日月道之說所引皆是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隨黃道而行耳月道雖不同然亦常隨黃道而出其旁耳其合朔時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如日在午則月成在卯或在酉



之類故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是也遠於日則不蝕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故則不蝕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弄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內而執扇者在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大略可見沈存中按宋鑑象器新曆轉太常丞府籍民車禁蜀論止之使契丹圖其山川風俗上之拜翰林學士後謫秀州卒括博李無所不通九律樂醫卜諸家皆有論著○問北辰之為天樞何也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為南北極謂之極者猶屋脊謂之屋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

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
傍則諸星隨天左旋更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
樞之說矣○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是如
此說橫渠說夫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
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或曰此亦易見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
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
日月似右轉了曰然但如此則曆家逆字皆著改做順字退字皆
著改做進字

象山陸氏曰書疏云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
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
極去北極直徑一百八十二度強天體隆曲止當天之中央南北

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
從此漸北夏至行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
一百一十一度從夏至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
冬至行赤道之南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
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
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
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畧也○黃道者日所行也冬至在斗出赤
道南二十四度夏至在井出赤道北二十四度秋分交於角春分
交於奎月有九道其出入黃道不過六度當交則合故曰交蝕交
蝕者月道與黃道交也集覽
月有九道漢天文志月行九道謂
青道二出黃道之東赤道二出黃道
之南白道二出黃道之西黑道二出黃道
之北并黃道為九道也
張羨和曰日月之行有遲有速不可以
一律齊也故因其所行分

為數段每段各以一色各之欲以別筭位而已非真有所謂道也交蝕蝕常隻切說文日月虧曰蝕也

或問晦翁嘗疑日自右轉不是以為天行至健一日一夜一周却剩

一度自一日一夜恰好月則不及十三度有奇與曆家所推大段

相反不知何所見而云爾潛室陳氏曰天行日剩一度出鄭康成

日月俱左旋聞橫渠有此語但曆家用簡捷趨徑法巧算須用作

右旋却取他背後欠天零數起算故日只作行一度月作行十三

度有奇庶乎簡捷趨徑易布算也

集覽鄭康成按漢書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入關從馬融受學後歸鄉里學徒相隨者數千百人國相孔融深敬之玄嘗道過黃巾賊數萬人相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袁紹帥冀州大會賓客競設累席百家互起玄隨力辨對咸出問表莫不嘆服

臨川吳氏曰天與七政八者皆動今人只將天做硬盤却以七政之動在天盤上行占來曆家業業不知七政亦左行但順行不可算

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相直處算之因此後遂謂日月五星逆行

也譬如兩船使風皆趨北其一艘行緩者見前船之快但覓自己

之船如倒退南行然其實只是行緩趕前船不著故也今當以太

虛中作一空盤却以八者之行較其遲速天行最速一日過了太

虛空盤一度鎮星之行比天稍遲於太虛盤中雖略過了些子而

不及於天積二十八箇月則不及天三十度歲星之行比鎮星尤

遲其不及於天積十二箇月與天爭差三十度熒惑之行比歲星

更遲其不及於天積六十日爭差三十度太陽之行比熒惑又遲

但在大虛之盤中一日行一周匝無餘無欠比天之行一日不及

天一度積一月則不及天三十度太白之行稍遲於太陽但有疾

時遲次相準則與太陽同辰星之行又稍遲於太白但有疾時遲

速相準則與太白同太陰之行最遲一日所行比天為差十二三四度其行遲故退度最多人不曉以為逆行則謂太陰之行最疾也今次其行之疾遲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天土木火其行之速過於日金水月其行之遲不及日此其大率也

集覽

七政日月五星也

程子曰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月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閔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曆一年看一歲差者裁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一作裏差了曆上若是通理所通為多堯夫之學大抵似揚雄然亦不盡如之嘗竊

味有二萬八千六百此非人所合和是自然也色有二萬八千六百又非人所染書得亦是自然也獨聲之數只得一半數不行蓋聲陽也只是於日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遂數不得此皆有理譬之有形斯有影不可謂今日之影却收以為來日之影此以下論曆法

集覽

洛下閔按漢書下閔浪中人隱居洛亭武帝時徵待詔太史改造太初曆

元城劉氏與馬水卿論曆法曰古今曆法各不同其閏法亦從而異秦用顓帝之曆水德王天下以十月為歲首故遇閏年即閏九月而謂之後九月蓋取左氏歸餘於終之意至於漢初因而不改水卿曰書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謂之定四時則是四時之間有閏也曰非也蓋謂無閏月則以春為夏以夏為秋矣故曰定四時非謂四時之間有閏月也

朱子曰古今曆家只推算得箇陰陽消長界分耳○太史公曆書是說太初然却是顛項四分曆劉歆作三統曆唐一行大衍曆最詳備五代王朴司天考亦簡嚴然一行王朴之曆皆止用之二三年即差王朴曆是七百二十加去蔡季通所用却依康節三百平數○今之造曆者無定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鍾律細算寸分毫釐絲忽皆有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為之也意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蔡季通嘗言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遲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為

天之所運則其疎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此虛寬之太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季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定但後之造曆者其為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爾○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中氣只在本月若擡得中氣在月盡後月便當置閏○曆法蔡季通說當先論天行次及七政此亦未善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如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或說曆四曆曰只是言相勝者春是庚辛日秋是甲乙日溫公潛虛亦是此意○問曆所以數差古今豈無人

考得精者曰便是無人考得精細而不易所以數差者考得精密有箇是數求不會差伊川說康節曆不會差或問康節何以不造曆曰他安肯為此古人曆法疎闊而差少今曆愈密而愈差因以兩手量草邊云且如這許多關分作四段被他界限闊便有差不過只在一段界限之內縱使極差出第二三段亦只在此四界之內所以容易推測便有差容易見今之曆法於這四界分作八界八界的又分作十六界限愈密則差數愈遠何故以界限愈密而踰越多也其差則一而古今曆法疎密不同故爾看來都只是不會推得定只是移來湊合天之運行所以當年合得不差明後年便差元不會推得天運定只是旋將曆去合那天之行不及則添此過則減此以合之所以一二年又差如唐一行大衍曆當曆

最為精密只一二年後便差只有李通說得好當初造曆便合并天運所差之度都算在裏幾年後差幾分幾年後差幾度將這差數都算做正數直推到盡頭如此庶幾曆可以正而不差人人都不會得箇大統正只管說天之運行有差是曆以求合乎天而曆愈差元不知天如何會有差有是天之運行合當如此說極是

不知當初因甚不會算在裏但堯舜以來曆至漢都喪失了不可考緣如今是這大總紀不正所以都無是處蔡李通算得康節曆康節曆十二萬九千六百分大故密今曆家所用只是萬分曆萬分曆已自是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二萬分只是今之曆家又說李通底用不得不知如何又曰一行大衍曆比以前曆他只是做得箇頭勢大數衍得闊其實差數只一舛正如百貫錢脩一料藥與

十文脩一料藥其不能治病一也○問曆法何以推月之大小曰

只是以每月二十九日早九百四十分日之二十九計之觀其各

朔為如何如前月大則後月初二日月生明前月小則後月初三

日月生明集覽

太史公一按漢書司馬遷九門入父談為太史令

楚以歸太初中為太史令因尊父為太史公既而論李陵得罪幽

而發憤賈史記劉向揚雄皆稱其有良史才劉歆按漢書故字

子駿宗室劉向之子好古博學仕新莽為國師又改名秀以應圖

讖竟為莽所誅玉卮按五代史杜東平入周奉進士為校書郎

嘗獻平邊策累遷戶部侍郎即推密副使顯德中造欽天

曆來獻詔行之及卒世宗臨其喪以王斧可地大勳

象山陸氏曰曆家所謂朔虛氣盈者蓋以三十日為準朔虛者自前

合朔至後合朔不滿三十日其不滿之分曰朔虛氣盈者一節一

氣共三十日有餘分而為中分中即氣也

替寧陳氏曰左傳正義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一日

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七日有餘月已

行天一周至二十九日過半即月法二十九日又逐及日而與之

會是為一月十二月而成歲一歲氣周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

之一今十二月惟三百五十四日是少十一日四分之一未得氣

周細而言之歲正少十一日少弱所以然者一月有餘分二十

九日法九百四十分四百七十分為半日合十二月餘分三百四

十八是一歲既得三百五十四日又餘三百四十八分一日九百

四十分其二百三十五分為四分日之一今於餘分三百四十八

內取二百三十五以當四分日之一仍有一百一十三其餘整日

惟有十一日又少餘分一百一十三減之是一年正餘十日八百

二十七分不成十一日故謂十一日少弱一年少十日八百二十七分積

十九年少二百六日六百七十三分少弱足以當之古曆十九年
為一章上有七閏入章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閏三月十
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二月
此據元首初章若於後漸積餘分大率三十二月則置閏不必同
初章日月運轉於天如人之行步故推曆謂之步曆步曆之始謂
之上元必以日月全數為始於前更無餘分以此日為端首即十
甲子夜半朔
口冬至也故言履端用始也分一周之日為十二月則每月當
三十日餘以日月會為一月則每月惟二十九日餘每月參差氣
漸不正但觀中氣所在以為此月之正取中氣以為正月閏前之
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無中氣則謂之閏月故言舉正
於中也月朔之與月節每月刺一日有餘以所有餘日歸之於終

積成一月則置閏故言歸餘於終也○問漢武帝命唐都洛下閏
推算星曆以為合於夏正改用太初曆按自黃帝以前調曆有上
元太初等曆今以合夏正而用太初曆然則夏亦用太初曆乎否
也曰曆家推上元太初謂四千六百十七歲已盡都無絲髮餘重
新起曆是時定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
連珠乃新曆之第一日故謂之曆元漢元封七年適當其時故上
秦曆用漢曆改秦正用夏正非謂夏亦然也集覽唐都按漢書
都方土也武帝
乃與洛下閏推究星曆造太初曆上之

性理大全第二十六卷



新刊性理大全第二十七卷

理氣二

天文

日月

程子曰日月之爲物陰陽發見之尤盛者也○日月之在天猶人之有目目無眚見日月無背照也○天地日月一也月受日光而日不爲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或問日月有定形還自氣散別自聚否曰此理甚難曉究其極則此一說歸于一也問月有定魄而日遠於月月受日光以人所見爲有盈虧然否曰日月一也豈有日高於月之理月若無盈虧何以成歲蓋月一分光則是晷虧一分也○問日食有常

數者也然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曰天人之理甚微非燭理明其孰能識之曰無乃天數人事交相勝負有多寡之應耶曰似之未易言也

朱子曰月體常圓無闕但常受日光爲明初三四是日在下照月西邊明人在這邊望只見在弦光十五六則日在地下其光由地四邊而射出月被其光而明月中是地影月古今人皆言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月無盈闕人看得有盈闕蓋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至初三方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程子謂日月只是氣到寅上則寅上自光氣到卯上則卯上自光者亦未必然既曰日月則自是各有一物方始各有一各星光亦受於日但其體

微爾五星之色各異觀其色則金木水火之名可辯衆星光芒閃爍五星獨不如此衆星亦皆左旋唯北辰不動在北極五星之停一小星是也蓋此星獨居天軸四面如輪盤環繞旋轉此獨爲天之樞紐是也日月薄蝕只是二者交會處二者緊合所以其光掩沒在朔則爲日蝕在望則爲月蝕○邵康節謂日太陽也月太陰也星少陽也辰少陰也辰非星也又曰辰弗集於房房者舍也故十二辰亦謂之十二舍上辰字謂日月也所謂三辰北斗去辰爭十二來度日蝕是日月會合處月合在日之下或反在上故蝕月蝕是日月正相照伊川謂月不受日光意亦相近蓋陰盛亢陽而不少讓陽故也又曰日月會合故初一初二月全無光初三漸開方微有弦上光是哉生明也開後漸亦光至望則相對故圓此後

復漸相近至晦則復合故暗月之所以虧盈者此也○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死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木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而朔日以為明乎故惟近世沈括之說乃為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絀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晉又補其說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傍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

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若顧兔在腹之間則世俗桂樹蛙兔之傳其惑又矣或者以為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傍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矣○或問弦望之義曰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了一半如弓之下弦又問是四分取半否曰如二分一至也是四分取半因說曆家謂絀前縮後近一遠三以天之圓言之上弦與下弦時日月相看皆四分天之一○問月本無光受日而有光蔡季通云月在地中月行天上所以光者以日氣從地四傍周圍空處迸出故月受其光曰若不如此月何緣受得日

光方合朔時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
人不見及至弦時月面向人者有光故見其圓滿若至弦時所謂
近一遠三只合有許多光又日月常有一半光月似水日照之則
水面光倒射壁上乃月照也○問月中黑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
此說看來理或有之然非地影乃是地形倒去遮了他光耳如饒
子中被一物遮住其光故不甚見也蓋日以其光加月之魄中間
地是一塊實底物事故光照不透而有此黑暈也問日光從四邊
射入月光何預地事而礙其光曰終是被這一塊實底物事隔處
故微有礙耳○問月受月光只是得一邊光曰日月相會時日在
月上不是無光光都載在下面一邊故地上無光到得日月漸漸
相遠時漸擦挫月光漸上見於下到得望時月光渾在下面一邊

望後又漸上光向上去○日蝕是爲月所掩月蝕是與日爭敵月
饒日些子方好無蝕○曆家謂日光以望時進奪月光故月蝕日
月交會日爲月掩則日蝕然聖人不言月蝕日而以有蝕爲文者
闕於所不見○問日月陰陽之精氣所謂終古不易與光景常新
者其判別如何非以今日已昞之光復爲來日將升之光固可略
見大化無息而不資於已散之氣也然竊嘗觀之日月虧蝕隨所
蝕分數則光沒而魄存是魄常在而光有聚散也所謂魄者在天
豈有形質耶或乃氣之所聚而所謂終古不易者耶曰日月之說
沈存中筆談中說得好日蝕時亦非光散但爲物掩耳若論其實
須以終古不易者爲体但其光氣常新耳然亦非但一日一箇蓋
頃刻不停也○問自古以日月之蝕爲災異如今曆家却有預先

聖人
側身
修行

算得是如何曰只大約可算亦自有不合處曆家有以爲當蝕而不蝕者有以爲不當蝕而蝕者○問月蝕如何曰至明中有暗虛其暗至微望之時月與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爲暗虛所射故蝕雖是陽勝陰畢竟不好若陰有退避之意則不相敵而不蝕矣或問日蝕之變精於數者皆於數十年之前知之以爲人事之所感召則天象亦當與時盈虧潛室陳氏曰日月交會日爲月掩則日蝕日月相望月與日亢則月蝕自是行度分道到此交加去處應當如是祿蒙推算專以此定疎密本不足爲奇異但天文才遇此際亦爲陰陽厄會於人事上必有災殃故聖人畏之側身修行庶幾可弭災也

西山真氏曰月太陰也本有質而無光其盈虧也以受日先之多

月之朔也始與日合越三日而明生八日而上弦其光半十五日而望其光滿此所謂三五而盈也既望而漸虧二十三日而下弦其虧半三十日而晦其光盡此所謂三五而闕也方其晦也是謂純陰故魄存而光泯至日月合朔而明復生焉

魯齋許氏曰天地陰陽精氣爲日月星辰日月不是有輪郭生成只是至精之氣到處便如此光明陰精無光故遠近隨日所照日月行有度數人身血氣周流亦有度數天地六氣運轉亦如是到東方便是春到南方便是夏行到處便主一時日行十二時亦然萬物都隨他轉過去便不屬他

臨川吳氏曰古今人率謂月盈虧蓋以人目之所覩者言而非月之體然也月之體如彈丸其朔日者常明常明則常盈而無虧之時

當其望也日在月之下而月之明向下是以下之人見其地之盈
及其弦也日在月之側自下而觀者僅得見其明之半於是以弦
之月爲半虧及在晦也日在月之上而月之明亦向上自下而觀
者悉不見其明之全於是以晦之月爲全虧儻能飛步太虛傍觀
于側則弦之月如望乘凌倒景俯視于上則晦之月亦如望月之
體常盈而人之目有所不見以目所不見而遂以爲月體之虧可
乎知在天有常盈之月則知人之曰盈曰虧皆就所見而言爾曾
何損於月哉

星辰

程子曰北辰不動只不動便是爲氣之主故爲皇之至尊者○張子
曰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此五星動以色

言之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理

朱子曰帝座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
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如輪之
轂如碯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
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亦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極也皆
遠則固不容於不動而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
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畧刻之或停也今曰是
與在紫微者皆居其所而爲不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樞一輪而
四轂一碯而四臍也分寸一移則其輻裂而瓦碎也無日矣若之
何而能爲運轉之無窮哉此星家淺事不足深辨然或傳寫之誤
則不可以不正也○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蓋五星

皆是地上木火土金水之氣上結而成却受日光經星却是陽氣之餘疑結者疑得也受日光但經星則閃爍開闔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縱有差角其本體之光亦自不動細視之可見水星貼著日行故半月日見○天道左旋日月星並左旋星不是貼天天是陰陽之氣在上面下人看見星隨天去耳○星有墮地其光燭天而散者有變為石者○橫渠言日月五星亦隨天轉如二十八宿隨天而定皆有光芒五星逆行而動無光芒○問星辰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之精英凝聚者或云如燈光否曰然○問極星在天中而東西南北皆取正於極而極星皆在其上何也曰只是極星便是北而天則無定位○南極上下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唐書說有人至海上見南極下有數入星甚明此亦在七十二度之內

○或問北辰曰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字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就其傍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天之樞紐如門簾子相似又似箇輪藏心藏在外面動心却不動又問極星動不動曰極星也動只是他近那辰故雖動而不覺如射糖盤子樣北辰便是中心樞子極星便是樞底點字雖是也隨盤轉緣近樞子便轉得不覺向來人說北極便是北辰皆只說北極不動至本朝人方推得是北極只在北辰邊頭而極星依舊動帝座紫微慈胡王氏曰天官書大角者天王帝廷案隱曰孝經援神契云大角為坐候宋筠云歷帝坐也正義曰大角一星在兩攝長間人君之象也占其明盛黃潤則天下大同也紫微即太微天子之庭也詳見雷書天文志

雷電

程子曰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問人有死於雷霆者無

乃素積不善常歉然於其心忽然聞震則懼而死乎曰非也雷震之也然則雷孰使之曰天爲不善者惡氣也赫然而震者天地之怒氣也相感而相遇故也曰雷電相因何也曰動極則陽形也是故鑽木扞竹皆可以得火夫二物者未嘗有火也以動而取之故也擊石火出亦然惟金不可以得火至陰之精也然軋磨既極則亦能熱矣陽未嘗無也

或問雷霆何爲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致堂胡氏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之所爲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謂尅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光亦陽也光發而聲

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電緩小則震亦緩小電迅大則震亦迅大震電交至則必有雨震而不電電而不震則無雨由陰氣凝聚之有疎緩迅密也曰世人所得雷者何物也曰此猶星墮而爲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墮于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也曰先儒以爲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感值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閃爍激疾如金蛇飛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也惟光耳迺映雲際則如是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是矣凡天地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之必入于幻怪偽誕之說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爲要也

朱子曰雷如今之爆棧蓋鬱積之極而迸散者也○雷雖只是氣但

君子窮理爲要

有氣便有形如蠅蝶本只是薄兩爲日所照成影然亦有形能吸水吸酒人家有此或爲妖或爲祥○或問程子謂雷電只是氣相磨輒是不曰然或以爲有神物曰氣聚則須有物繞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查澤便散不得此亦屬成之者性張子曰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即此理也○問十月雷鳴曰恐發動了陽氣所以大雪爲豐年之兆者雪非豐年蓋爲疑結得陽氣在地來年發達生長萬物

問雷者陰陽擊搏之氣然有時而擊人是豈氣之所爲乎且擊人之時有所謂石與火又有書背字曰某人有此惡者豈其氣又有神初主之昭南軒張氏曰橫渠有言陽在內者爲陰氣所蒙而不得出則震擊而爲雷霆蓋雷霆是天地間義氣人爲不善又適與

之感會則雷震之有所謂火者氣之擊搏自有火生也有所謂石斧者氣之墜則爲石墮亦然若所謂書字則無是理曰神物主之者繆悠之說也

問雷者陰陽二氣相摩而成聲春秋有所謂震夷伯之廟不知陰陽二氣亦能震物也耶潛室陳氏曰雷雷固是陰陽相薄而成聲然以陰陽之怒氣與沴氣適相值故震要之此等陰陽自虛而有自氣而形自聲而發皆摩盪之甚也故人或見其形或拾其物此二氣極摩盪處小而言之則人間之灼火大而言之則虹霓之氣化若蛟龍之生物皆無而爲有也集覽 震夷伯之廟按左傳僖十五年

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隱焉夷伯魯大夫也
西山真氏曰雷霆雖威初非爲殺物設也易稱鼓萬物者莫疾乎雷

其與日之暄雨之潤風之散同於生物而已世人惡疾之氣適與之會而震死者有之非雷震求以殺之也

風雨雪雹霜露

程子曰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是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自東自北皆屬陽坎卦陽唱而陰和故雨自西自南陰也陰唱則陽不和蛟蜃之詩曰朝濟于西崇朝其雨是陽來唱也故雨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自西則是陰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雨今西風而雨恐是山勢使然○雹者陰陽相搏之氣蓋沴氣也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

朱子曰風只如天相似不住旋轉今此處無風蓋或旋在那邊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此亦可見○雨如飯甌

有蓋其氣蒸鬱而汗下淋漓則為雨如飯甌不蓋其氣散而不收則為霧○龍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為也密雲不雨尚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洩處方能有雨橫渠正蒙論風雷雲雨之說最分曉○虹非能止雨也而雨氣至是已薄亦是日色射散雨氣了○雪花所以必六出者蓋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如人擲一團爛泥於地泥必攪開成稜瓣也又六者陰數太陰玄精石亦六稜蓋天地自然之數○伊川說世間人說雹是蜥蜴做則不可耳自有是上面結作成底也有是蜥蜴做底昔聞王參議云嘗登五臺山見蜥蜴含水吐之為雹及夷堅志載劉法師嘗在隆興府西山見多蜥蜴如手臂大一日無限入

并中飲水皆盡即吐為甕蓋蜥蜴形狀亦如龍是陰屬是這氣相感應使作得他如此正是陰陽交爭之時所以下甕時必凝今甕之兩頭皆尖有稜疑得初間圓上面陰陽交爭打得如此碎了甕字從兩從包是這氣包住所以為甕也集覽（蜥蜴）虫名即蜥蜴釋名在壁曰守官亦曰蝎虎黑褐色在野曰蠃蜥綠色東方朔傳上置守官孟下別著布卦而對曰臣以為龍又無角為蛇又有足是非守官即蜥蜴也五世至山按一統志五臺山在太原府五臺縣東北二百四十里環五百餘里五峯高出雲表頂皆積土因謂之臺世傳北方有文殊師利所居之地曰清凉山者即此也貞觀載劉法師在隆興府西山見多蜥蜴夷堅志書名乃朱洪濤所著者按志所載劉法師居中至西山嶺有蜥蜴數百皆長三四尺人以食啖之一日繞水盤取繞入口即蜥蜴如彈丸俄頃滿地忽震雷一聲甕皆失去明日人言昨日兩甕大作乃知蜥蜴所為也○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也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上亦無雨雪○高山無霜露却有雪其嘗登雲谷

晨起罕林薄中並無露水沾衣但見烟霞在下茫然如大洋海來山僅露峰尖煙雲環繞往來山如移動天下之奇觀也或問高山無霜露其理如何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霧氣都吹散了所以不結着雪則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雪先結也○或問伊川云露是金之氣如何曰露自是有清肅之氣古語云露結為霜今觀之誠是然露氣與霜氣不同露能滋物而霜殺物也雪霜亦有異霜能殺物而雪不殺物也雨與露不同雨氣昏而露氣清也露與霧不同露氣肅而霧氣昏也○天氣降而地氣不接則為霧地氣升而天氣不接則為雲

勉齋黃氏曰陰陽和則雨澤作詩不云乎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亦以陰陽和而雨春之所以雨多者以當春之時地氣上騰天氣下降

故蒸滲而成雨秋亦然夏則陽亢冬則陰過是以多晴

陰陽

程子曰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散者日月是也有消長而無窮者寒暑是也○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陰陽於天地間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須去參錯然一箇升降生殺之分不可無也○冬至一陽生却須從寒正如欲曉而反暗也陰陽之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斯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如是者極多良之為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須玩索這箇理潛室陳氏曰太率陰陽消長之理一氣不頓消不頓長在欲消之中大九寒暑晦明之交接頭處消兩下侵帶此所以良居八卦之中宜只是止萬物然分於東北之間一頭接坎之後氣

固是終萬物一頭接震之生氣又為始萬物終震豈能頓生惟於殺氣未盡之時已是侵帶此子氣了故至震方發生也○早

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箇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軀坤也各自有箇消長只是箇消息惟其消息此所以不窮至是松柏亦不是不凋只是後凋凋得不覺怎少得消息方夏生長時却有夏枯者則又寒之際有發生之物何足怪也○問張子云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子曰此言其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永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雙峰胡氏曰觀日月之盈虛知陰陽之消息觀陰陽之消息知聖人之進退

翠亭李氏曰陰陽之精散而萬物得之凡麗于天附于地列于大地

之兩間聚有類分有群生者形者色者莫不分繫於陰陽○陽以燥為性以奇為數以剛為軀其為氣炎其為形圓浮而明動而吐皆物於陽者也陰以濕為性以耦為數以柔為體其為氣涼其為形方沈而晦靜而翕物於陰者也

朱子曰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所以做得物事出來五行雖是質他又有五行之氣做這物事方得然却是陰陽二氣截做這五箇不是陰陽外別有五行如十一甲乙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五行相為陰陽又各自為陰陽○天地統是一箇大陰陽一年又有一年之陰陽一月又有一月之陰陽一日一時皆然○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陽退才又別有箇陰生○陰陽做一箇看亦得做兩箇看亦得做兩箇看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做

天地間无之兩立之理

一箇看只是一箇消長○陰陽各有清濁偏正○陰陽之理有會處有分處○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為陽陽氣凝聚即為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陰陽生殺固無間斷而亦不容並行○天地間無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即陽勝陰無物不然無時不然寒暑晝夜君子小人○陰陽不可分先後說○陽氣只是六層只管上去上盡後上面空闕處便是陰○方其有陽那裏知道有陰天地間只是一箇氣自今年冬至到明年冬至是他一氣周匝把來切做兩截時前面底便是陽後面底便是陰又切做四截也如此便是四時天地間只有六層陽氣到地面上時地下便冷了只是這六位陽長到那第六位時極了無去處上面只是漸次消了上面消了此箇時下面便生了此箇那便只陰這只是箇嘘吸嘘是陽吸是

陰喚做一氣固是如此然看他日月男女牝牡處方見得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箇背面若說流行處却只是一氣○盈天地之間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二氣之終始盛衰而已陽生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中於西而終於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爲功其類則爲剛爲明爲公爲義而九君子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以夷傷殺爲事其類則爲柔爲暗爲私爲利而凡小入之道屬焉○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涉皆惡也以象類言則陽善而陰惡以動靜言則陽客而陰主又曰天地之間陰陽而已以人分之則男女也以事言之則善惡也何適而不得其類哉○陰陽有相對言者如夫婦男女東西南北是也有錯綜言者如晝夜春夏秋冬弦望晦朔一箇閒一箇轉去是也

○問自十一月至正月方三陽是陽氣自地上而升否曰然只是陽既升之後看看欲絕便有陰生陰氣將盡便有陽生其已升之氣便散矣所謂消息之理其來無窮又問雷出地奮豫之後六陽一半在上一半在地下是天與地平分否曰若謂平分則天却包著地在此不必論

魯齋許氏曰萬物皆本於陰陽要去一件去不得天依地地附天如君臣父子夫婦皆然

臨川吳氏曰陽本實陰本虛也陽爲氣陰爲精陽成象陰成形陽生用陰主體則陽反似虛陰反似實是不然天之積氣雖似虛然其氣急勁如鼓皮物之大莫能禦故曰健曰剛曰靜專曰動直則實莫實於天地之成形雖似實然其形疎通如肺氣升降出入其中

故曰順曰柔曰靜翁曰動關則虛莫虛於地然則陽實陰虛者正說也陽虛陰實者偏說也

五行

周子曰五行之序以質之所生而言則水本是陽之濕氣以其初動為陰所陷而不得遂故水陰勝火本是陰之燥氣以其初動為陽所拚而不得達故火陽勝蓋生之者微成之者盛生之者形之始成之者形之終也然各以偏勝也故雖有形而未成質以氣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則陽之濕氣浸多以感於陰而舒故發而為木其質柔其性暖金則陰之燥氣浸多以感於陽而縮故結而為金其質剛其性寒土則陰陽之氣各盛相交相搏凝而成質以氣之行而言則一陰一陽往來相代木火金水云者各就其中而分老

形始
形終

形始
形終
之具

少耳故其序各由少而老土則分旺四季而位居中者也此五者序各參差而造化所以為發育之其實並行而不相悖蓋質則陰陽交錯疑合而成氣則陰陽兩端循環而已質曰水火木金蓋以陰陽相間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待者也氣曰水火金水蓋以陰陽相因言猶曰東南西北所謂流行者也質雖一定而不易氣則變化而無窮所謂易也

程子曰動靜者陰陽之本也五氣之運則參差不齊矣○或曰五行一氣也其本一物耳曰五物也五物備然後生猶五常一道也無五則亦無道然而既曰五矣則不可混而為一也

朱子曰氣之精英者為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為金木水火土者是神在人則為理所以為仁義禮智信者是也○金木水火土雖

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天一自是生水地
二自是生火生水只是合下便具得因底意思木便是生出得一
箇樞底金便是生出得一箇硬底五行之說正象中說得好又曰
木者土之精華也又記曰水火不出於土正象一段說得甚好不
胡亂下一字○水火清金木濁土又濁○五行之序木爲之始水
爲之終而土爲之中以河圖洛書是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
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爲主而爲五行之綱以
總言之則木爲發生之性水爲貞靜之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
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水之包五行也以其
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
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故孔子贊乾之四德而以貞元舉

其終始孟子論人之四端而不敢以信者列序於其間蓋以爲無
適而非此也○陰以陽爲質陽以陰爲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
而外明○清明內影濁明外影清明金水濁明火日○火中有黑
陽中陰也水外黑洞洞地而中却明者陰中之陽也故水謂之陽
火謂之陰亦得○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
蓋做這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所以周子云
五行一陰陽也舍五行無別討陰陽處如甲乙屬木甲便是陽乙
便是陰丙丁屬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陰不須更說陰陽而陰陽在
其中矣或曰如言四時而不言寒暑爾曰然○或問陰陽五行之
爲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兩性字同不曰一歟又曰同者
理也不同者氣也復問這箇稟是木自是木火自是火而其理則

一曰且如這箇光也有在硯蓋上底也有在墨上底其光則一也
○問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橫渠說得好只說金與木之體質屬
土水與火則不屬土問火附木而生莫亦屬土曰火自是箇虛空
中物事問只溫暖之氣便是火否曰然正蒙云木曰曲直能屈伸
而反伸也金曰從革一從
革而不能自返也水火氣也故炎土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
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離故木之為物水漬則
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上之浮津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
之精於上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濕故水火相持而不相害燥之
反流而不耗也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也者物之所以
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無躰而
不遺○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不是相生否只是陽變而助陰故
生水陰合而陽盛故生火木金各從其類故在左右曰水陰根陽
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
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

又生木循環相生又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都是這箇物事
○以氣而語其生之序則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此
豈即其運用處而言之耶而木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
曰此以四時而言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問木之神為仁火之神
為禮如何見得曰神字猶云意思也且如一枝柴却如何見得他
是仁只是他意思却是仁火那裏見得他是禮却是他意思是禮
○問二氣五行造化萬物一闔一闢萬變是生所謂五行之氣即
雷風水火之運耶又即二氣之參差散殊者耶先儒謂物物皆具
則人之氣直有偏重者謂之皆具可乎或謂雖物皆具而就五行
之中有得其多者有得其少者於此思之殊茫然未曉曰五行之
氣如溫涼寒暑燥濕剛柔之類盈天地之間者皆是舉一物無不

具此五者但其間有多少分數耳○陰陽播而為五行五行中各有陰陽甲乙木丙丁火春屬木夏屬火年月日時無有非五行之氣甲乙丙丁又屬陰屬陽只是二五之氣人之生適遇其氣有得清者有得濁者貴賤壽夭皆然故有參差不齊如此

李氏希濂曰近見勉齋黃氏論五行多所未解其曰生之序便是行之序而以太極首解氣質之說為不然以洪範五行一曰二曰為非有次第但言其得數之多寡以夏後繼以秋為火能生金惟其能生是以能尅夫五行一也而以為有生與行之異則誠若近於支離者然天地之間未有不以兩而化成者也以二氣言則互為其根者氣也分陰分陽者質也以五行言則有形體而分峙於昭昭之間者其質也無形體而默運於宜質之表者其氣也太且混

二者相須以成造化

四者成終成始

然而無別哉故就質而原其生出之始則水火以陰陽之盛而居先木金以陰陽之稊而居後此質之序然也就氣而探其運行之常則木火以陽而居先金水以陰而居後此氣之序然也質雖以氣而成然其體一定而不可易氣雖行乎質之內而其用則循環而不可窮二者相須以成造化今必混而一之則是天地之間不過輪一死局而無經緯錯綜之妙其為造化亦小矣此其一也五行之生同出於陰陽有則俱有誠若不可以次第言然水火者陰陽變合之初氣之至精且盛者也故為五行之先水陰而根於陽火陽而根於陰故水又為火之先也有水火而木金生焉木華而疏金實而固故木金次於水火而木又為金之先也土則四者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次五焉易天傳有天一至地十以為五位相

得而各有合正指五行生成之數而言按之河圖可見而洪範五行亦以是為次此河圖洛書所以相為經緯也今必削其次第而但以得多寡為說則是以五行之質水木皆陽之所為而無與乎陰火陽皆陰之所為而無與乎陽既乖生成之序復變合之旨所謂五行一陰陽者皆為虛語矣然勉齋亦云初只是一箇水水暖後便是火此兩箇是母木是水之子金是火之子是四者之序亦未嘗無但所謂水暖後便是火與金是火之子亦未詳其義而恐其未安耳按水暖是火蓋取既生龍陽日鬼之意但二者恐有不同此其二也若火生金之說則尤不可曉若以相生為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若以相剋為序則當曰水火金木土未有其四以生相受而其一獨以剋相生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周子亦曰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是四時之

行氣之

內固備五行之氣也惟土無定位寄旺於四季辰未戌丑之月土之所旺也土旺則皆可以至金矣然辰未陽也戌丑陰也陽則生陰則成辰未固皆陽也春木之氣盛則土為之傷夏火之氣盛則土為之息故季夏本土旺之月而又加以火則為尤旺故能生金而為秋此其相生之序豈不瞭然甚明也哉按五行家金生於但孕育方微必不至季夏然後成軀而為壯耳今但見夏之後便繼以秋思而不得其說遽斷之曰火能生金竊恐其為踈矣月令以中央土繼於季夏之後素問於四時之外以長夏屬土皆是此意與十干之序胞合自炎黃以迄于今未之有改周子朱子蓋皆取之今一旦創立孤論以行其獨見愚恐其不合乎造化本然之體也

問氣行於天質具於地則是有氣便有是質氣如是質便如是以

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木火土金水以質而言其生之序則水火木
金土氣之序如此質之序如此潛室陳氏曰五行始生謂太極流
一以之後自氣而成質自柔而成剛水最柔故居一火差剛故居次
一未至金至土則浸堅剛故洪範與易言所生之序皆如此氣則
成四時之序即五行之序也

臨冥氏曰十干十二支之名立而相配為六十不知其所始世傳
堯帝命大撓作甲子或然也漢之時術家以六十之四十八配周
日八純卦之六爻謂之渾天納甲不過以寅卯二支為木巳午二
支為火申酉二支為金亥子二支為水辰戌丑未四支為土而已
後世所謂納音者每支五行備而每行周乎十二支幹則否壬癸
亥三水而四金四木丙丁各二火而四土四水戊巳各二土而四

木四火庚辛各二金而四木四土甲乙不為木而四火四水四金
焉予嘗謂納甲之五行猶先天之卦納音之五行猶後天之卦也
且納音始於誰乎五行之上曰某水某火某土某金某木者又始
於誰乎疑末世術家猥瑣之所為也集覽黃帝命大撓作甲子按
推天地之德探五行之情以占斗柄所建
始作甲子注大撓黃帝之臣撓奴教友

四時

朱子曰大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義禮智皆以四者相
為用也○春為感夏為應秋為感冬為應若統論春夏為感秋冬
為應明歲春夏又為感○只是一箇道理界破看以一歲言之有
春夏秋冬以乾言之有元亨利貞以一月言之有晦朔弦望以一
日言之有晝晝晝夜○天地只是一箇春氣發生之初為春氣長

得過便爲夏收斂便爲秋消縮盡便爲冬明年又復從春處起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

齊齋許氏曰長生長春如何長得春夏秋冬寒暑代謝天之道也如春可長亦不足貴矣○南北東西是定體相對春夏秋冬是流行運用却便相循環一體一用

臨川吳氏曰風木冬春之交北東之維艮震也君火春夏之交東南之維震巽也相火正夏之時正南之方離也濕土夏秋之交南西之維坤兌也燥金秋冬之交西北之維兌坤也寒水正冬之時正北之方坎也此主氣之定布者也地初正氣子中而丑中震也地後間氣丑中而卯中離也天前間氣卯中而已中兌也天中正氣巳中而未中乾巽也天後間氣未中而酉中坎也地前間氣酉中

而亥中艮也地終正氣亥中而子中坤也此客氣之加臨者也壬氣土居二火之後客氣土行二火之間終艮始艮後天卦位也始震終坤先天卦序也世以歲氣起太寒者以協後天終艮始艮之文然而非也揚子建以歲氣起冬至者宜契先天始震終坤之義子午歲之冬至起燥金而生丑中之寒水丑未歲之冬至起寒水而生丑中之風木寅申歲起風木卯酉歲起君火辰戌歲起濕土巳亥歲起相火皆肇端於子半六氣相生循環不窮是歲歲間斷於傳承之際哉然則終始乎艮者可以分主氣所居之位而非可以論客氣所行之序也○天地陰陽之運往過來續木火土金水始終終始如環斯循六氣相生之序也歲氣起於子中盡於子中故由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子午之歲始冬至燥金三十日然

後禪於寒水以至相火日各六十者五而小雪以後其日二十復
終於燥金丑未之歲始及至寒水三十日然後禪於風水以至燥
金日各六十者五而小雪以後其日二十復終於寒水寅申以下
皆然如是六十年至于萬年氣序相生而無間非小寒之末無所
於授大寒之初無所於承隔越一氣不相接續而截自大寒為次
年初氣之首也此造化之妙內經秘而未發啓玄子闕而未言近
代揚子建昉推而得之

地理 潮汐附

朱子曰山河大地初生時須尚軟在○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素
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註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
百川滿塞東之滄海則東西南北高下可知矣○水經云崑崙取

嵩山五萬里看來不會如此遠蓋中國至于闐二萬里于闐去崑
崙無緣更有三萬里文昌雜錄記于闐遣使來貢獻使者自言其
西千三百餘里即崑崙山今中國在崑崙之東南而天竺諸國在
其正南大抵地形如饅頭其然尖則崑崙也○冀都是正天地中
間好箇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
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固一條者
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脊立為虎自華來至中為高山是為前案
過去為泰山脊於左是為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
五嶺又為第三四重案○堯都中原風水極佳左河東太行諸山
相繞海島諸山亦皆相向右河南遶直秦泰山濤海第二重自蜀
中出湖南出廬山諸山第三重自五嶺至明越又黑水之類自此

纏繞至南海○河東地形極好乃堯舜禹故都今晉州河中府是也左右多山黃河繞之嵩華列其前○河東河北皆繞太行山堯舜禹所都皆在太行下○太行山一千里河北諸州皆旋其趾潞州上黨在山脊最高處過河時便見太行在半天如黑雲然○上黨即今潞州春秋赤狄潞氏即其地也以其地極高與天為黨故曰上黨上黨太行山之極高處平陽晉州蒲坂山之盡頭堯舜之所都也河東河北諸州如太原晉陽等處皆在山之兩邊窠中山極高闊伊川云太行一千里一坳石山後是忻代諸州泰山却是太行之虎山或問平陽蒲坂自堯舜後何故無人建都曰其地磽瘠不生物人民朴陋儉嗇故惟堯舜能都之後世侈泰如何都得○前代所以都關中者以黃河左右旋繞所謂臨不測之淵是也近東獨有函谷



關一路通山東故可據以為險又關中之山皆自蜀漢而來至長安而盡他錄作關中之山皆自西而東若橫山之險乃山之極高處橫山皆黃石山不生草木○東南論都所以必要都建康者以建康正諸方水道所湊一望則諸要害地都在面前有相應處臨安如入屋角房中坐視外面殊不相應武昌亦不及建康然今之武昌非昔之武昌吳都武昌乃今武昌縣地勢迫窄占恃前一水為險耳鄂州正今之武昌亦是好形勢上可以通關陝中可以向許洛下可以通山東若臨安進只可通得山東及淮北而已○天下之山西北最高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高山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有嶠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有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廣○太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

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知邊一支去爲江北許多去處這邊
一支爲湖南又一支爲建康又一支爲福建二廣○岷山之脉其
一支爲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
包湘源而北經袁潭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庾嶺
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于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淞江之源而
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于閩粵也○仙霞嶺在信州分水
之右其脊殊發去爲臨安又發去爲建康○江西山皆自五嶺贛
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閩中之山
多有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淞之山多有南來水多北流故江淞冬
寒夏熱○荆襄山川平曠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爲東南交會
處老聃人物多且好卜居但有變則正是兵交之衝○蔡伯靖言

山本同而未異水本異而未同○西北地至高地之高處又不在
天之中○地有絕處唐太宗收至骨利幹置堅昆都督府其地夜
易曉夜亦不甚暗蓋當地絕處日影所射也其人髮皆赤至鐵勒
則又北矣極北之地人甚少所傳有二千里松木禁人斫伐此外
龍蛇交雜不可去○通鑑說有人適外國夜熱一羊腓而天明此
是地之角尖處日入地下而此處無所遮蔽故常光明及從東出
而爲曉其所經無蔽處亦不多耳○自古無人窮至北海想北海
只挨著天殼邊過緣北邊地長其勢北海不甚闊地之下與地之
四邊皆海水周流地浮在水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海那岸便
與天接或疑有川赴海而海不溢曰蓋是乾了有人見海邊作旋
過吸水下去者○海水無邊那邊只是氣蓄得在○海水未嘗溢



者唯周所謂沃焦土是也。○柳子云歸墟之泄非出之天地之外也。但水入於東而復繞於西，又滲縮而升，乃復出於高原而下流於東耳。此其說亦近矣。然以理驗之，則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為來者之息也。水流東極，氣盡而散如沃焦，金無有遺餘，故歸墟尾閭亦有沃焦之號，非如未盡之水山澤通氣而流注不窮也。○女貞起處有鴨綠江，傳云天下有三處大水曰黃河曰長江曰鴨綠是也。若以浚儀與潁川為中，則今之襄漢淮西等處為近中也。○問周公定豫州為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今北邊無極而南方交趾便際海道里長短，實殊何以云各五千里曰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到極邊際海處南邊雖近海，然地形則未盡知，海外有島夷諸國，則地猶

連屬彼處海猶有底至海無底處地形方畫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為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爾，所謂地不滿東南也。禹貢言東西南北各二千五百里，不知周公何以言五千里，今視中國四方相去無五千里想他周公且恁大說教好看如堯舜所都冀州之地去北方甚近，是時中國上地甚狹，想只是略羈縻至夏商已後漸漸開闢如三苗只在洞庭彭蠡湖湘之間，彼時中國已不能到三苗所以也。負固不服。集覽于闐外夷國名按一統志古于闐國居葱嶺之北二百餘里自漢至唐皆入貢中國五代晉時其王李季聖天自稱唐之宗屬遣使入貢丹為大寶于闐國王宋初曼朝享不絕一國朝末樂初頭目打魯哇亦不刺金遣使滿刺答撒木丁等貢玉璞詔加賞賜天竺一諸國一王幼學曰天竺一即身毒國萬安南州志身毒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人脩浮屠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土產象犀瑇瑁金銀銅鐵錫之類天音乾毒音篤北異都按書傳注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交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

雲中一按一統志雲中郡名唐初所置治雲中縣今為大同府屬
山西道（註龍門西河）按書傳龍門山名在馮翊夏陽縣今河中龍
門縣也西河（註華山）按一統志華山在西安府華陰
縣南即西岳也（註五嶺）按陸德明南康記南安大庾嶺桂陽騎田嶺
九真都龐嶺驢嶺賀嶺浩嶺治安越城嶺是也（註堯都中原）按一統
志堯都平陽今為平陽府屬山西道中原猶言中華也（河東大仁）
行按一統志河東郡名秦初所置治安邑縣唐初罷之今縣屬平
陽府太行山名在平陽府絳縣東山極高險廬山一按一統志山
在南康府西北古名南障世傳周武王時匡俗兄弟七人結廬隱
居於此故名（明越）二州名按一統志明州唐初所置治鞏縣今
為寧波府越州隋初所置治山陰縣今為紹興府屬浙江道黑
水之類自比（註纏繞）正南海按一統志黑水在叙州府城東南即
有廣溪輿地志謂此水即禹貢之黑水按禹導黑水至于三危南
流入于南海今此水則自西南夷界流至南黃洞入一江各同處
異也（註堯舜禹敬都）今晉州河中是也（註史記堯都平陽舜都蒲
坂禹都安邑按一統志蒲坂今為蒲州安邑今為安邑縣晉州今
為平陽府河中府今為蒲州俱屬山西道亦狄潞氏一按一統志
赤狄潞子國木商之黎國春秋時晉滅潞子嬰兒復立黎國今潞
州是也（太原晉陽）按一統志太原郡名秦初所置今改為大
原府屬山西道晉陽縣名秦四所置今改為太原縣屬太原府○
度田文東出即此處新在河南府新安縣東項羽坑秦卒即此處

治洛陽縣今改為河有府隸可有道（建康）按一統志建康郡名
治按陵縣今改為應天府直隸京師（諸要害地）西南夷傳諸
諸要害更顯師古曰要害者在我為要於敵為害也（臨安按一統
志臨安府名南宋所置治錢塘縣今改為杭州府隸浙江道（口天
都武昌按一統志武昌郡名孫吳所都晉廢入武昌縣今因之屬
武昌府（關陝）慈湖王氏曰關中水陝西之地故曰關陝今關輔
之地是也（許洛）二州各按一統志許州後周所置治長社縣今
因之屬開封府洛州北齊所置自歸家漢水之北（嶺家山）按一
統志嶺家山有二一在漢中府西縣西一百二十里漢水所出禹
貢嶺家導漾即此一在鞏昌府秦川西南六十餘里禹貢嶺家導
漢東流為漢即此又按漢水源自嶺西嶺家山由漢中流經即嶺
均州光化至襄陽府城北又東南經宜城抵安陸州至夫別山入
于江其水因也而名曰漾曰沔曰漢曰滄浪蓋總名為漢別言之
則有四耳（岷山）按一統志岷山在成都府茂州羌之列葛村一
名鴻蒙即此山之南首故稱隴蜀又各汶焦山其附曰羊膊江水
所出此山直此六十里嶺之最高者遇大雪開洋望見成都一江
出岷山按一統志岷江即四賡之一卷各文江源出岷山經茂川
成下西南至威州又過鞏華轉而東南至淮縣過全馬口至新津
縣與皂江水合（衡山）按一統志其山在衡州府衡山縣西三十
里五岳之一也（寰宇記）云宿當翼軫度應越嶲故曰衡山舜南巡
狩至于南岳周職方氏荊州之鎮曰衡山即此（九江）終書傳九
江即今洞庭湖也東度楚嶺者則包潯源桂嶺湘源二縣各按一

統志桂嶺縣本唐所置屬賀州今為賀縣屬平樂府湖源縣本隋所置隸永州今省入全州屬桂林府北經袁潭之境袁潭二州各按一統志袁州隋初所置治宜春縣今陞為袁州府屬江西道潭州唐初所置治長沙縣今改為長沙府隸湖廣道東度嶺者則包彭蠡之源按一統志度嶺在南安府城西南二十五里傍高聳南接南雄初嶺路峻阻唐張九齡開鑿新路兩壁峭立中途坦夷其上多梅又名梅嶺嶺表有閘曰梅閘置守兵守之或傳梅嶺嘗隱於此(彭蠡)湖名在南康府東南二名宮亭一名揚瀾左里一名鄱陽關四十里長三百里巨浸浩漫中有鴈泊江湖西接南昌東抵饒州北流入于江禹貢東匯澤為彭蠡是也東包瀘江之源按一統志浙江在杭州府城東三里舊志出歙縣玉山其水經建德合發溪過富春為浙江入于海江口有山居江中潮水沒山十折而曲故云浙江盧肇曰浙者折也蓋取潮水出海曲折倒流也其首以畫會稽按一統志會稽郡名秦初所置治山陰縣今為紹興府隸浙江道南其尾以畫閩粵閩粵國名按漢書惠帝三年立閩越君搖為東海王注帝昭曰閩東越別名春秋七閩地戰國粵人所居故稱閩越秦立閩中郡及漢興師越人佐漢有功後立無諸為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建安治地名今建安之建安福州之侯官二縣是其故孔仙霞嶺在信用分水之右按一統志仙霞嶺在衢州府江山縣南一百里宋史浩帥閩過此募人以石鑿路三百六十級信州本唐初所置治上饒縣今改為廣信府隸江西道(荆)二州各按一統志荆州漢初所置治江陵縣今為荆

州府襄州西魏所置治襄陽縣今為襄陽府俱屬湖廣道(骨)利乾慈湖王氏曰骨利幹乃高車部落名居翰海北其地晝長夜短日方沒後天色正腫煮羊脾適就日復出矣堅昆都長官府一按綱目集覽堅昆西域國名在伊吾西焉耆北人者亦髮髮綠睛唐初結骨太宗時收服置堅昆都督府於此既而少叛點夏斯(鐵勒)按綱目集覽鐵勒即赤勒乃高車部落其地在樂勝州北經秦長城此行經砂磧一十三日方到其國歸盤尾間亦有沃焦之號在子秋水篇天下之水莫大有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星間洩之注尾間東海洩水處一名沃焦一石方負四萬里海水注之無不焦也交真起處有鴨綠江按一統志交真北狄國名古真肅之地在混同江之東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黑水靺鞨即今鼻祖之部落初號女真臣屬於遼至河國打始天易即建國曰金金亡婦於元也鴨綠江在遼東都司城東五百六十里按唐書東楚列傳有馬訾水出殊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故名鴨綠浚儀與頴川為中按一統志浚儀縣名漢初所置今汶洋符縣為開封府治所仍屬焉頴州郡名本秦所置治陽翟縣今為鈞州屬開封府(交)禮地官以土主則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住(土)主測天地之中(禮)地官以土主則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住士主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土主之長天有五寸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主等謂之地中今頴川陽城地為然豫州為中按史記豫州即成周之洛邑周公營各為王城以為天下之中四方入首道理均平今為河南府是也(羈)羈慮隱曰羈馬

絡頭麻牛韁也漢儀云言人被牽制如馬牛之受羈繫也三苗
書傳曰三苗國在江南荆揚之間恃險為亂者也今湖南澗洞時
猶竊發傳而詢之多為猶姓宜其遺種正義曰今江鄂岳三州是
地理沿帶表今澤州古三苗國

東萊呂氏曰關中是形勢之地洛是都會之中欲據形勢須都關中
欲施政令須都洛

問阻三面而守之以一面東制諸侯此關中之形勢然漢高道南陽
通鄴所以叩武關而關中無擊折之限既而從山東之師稍益以
關中之士固守謹關而項羽破圍入之及其領漢蜀之封地形少
瘠矣乃由故道以定三秦之壤夫以天險不可升之勢而楚漢分
爭之始或自東南而入武關或自西南而抵陳倉或自東方而越
轅函而取潛室陳氏自古入關有三道一自河北入為正道項
安祿山一自河南入為間道漢高祖桓溫一自蜀入為險道漢高祖
漢光武漢高祖桓溫

入關

中由中道入巴蜀為漢王巴而又從此出師關中雖號天險豈無可入之
道第不比他戰場可長驅而進耳○問巴蜀四塞非進取之地惟

一江陵然諸葛亮不勸先王都之及關羽之危又不聞救之何也

曰江陵屬荊州武侯首陳取荊州之策先主不能用其後爭之於
吳而不得是正分數郡以與之至關羽之敗并數郡而失之况得

而都之邪况荆襄為南北咽喉在三國為必爭之地乃戎馬之場
非帝之都也集覽

道南陽按一統志南陽郡名漢初所置治宛縣今為南陽府屬河南道擊折之限一孟子抱

關擊折注折夜行所擊折也由故道按一統志故道縣名秦初所置後魏廢之故址在漢中府鳳縣境內漢高祖引兵從故道敗章邯於陳倉即此故耳抵陳倉按一統志陳倉縣名秦初所置今為寶雞縣屬鳳翔府越被函慈湖王氏曰般海嶺通嶺謂嶺山今陝縣東二嶺是也兄和志云東嶺至西嶺三十五里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函謂函谷在陝西桃林縣南二十里有洪澗澗水山形如函故稱函關路在谷口故名函谷安祿山按唐鑑祿山柳城胡種姓康氏初名阿鞞山母再適安延偃冒姓安張安珪節

度幽州拔之為特開元二十四年為討擊使升平盧節度使兼范陽節度使天寶九載陽爵東平郡王兼河東節度使以嚴莊高尚為腹心十四載發兵反隋東京肅宗至德元載隋號大燕改元聖武隋長安二載其子慶緒殺之（置道州）按南史道濟高平金卿人仕宋參建武將軍府事遷太尉參軍說武帝北征所至望風降附封東脩縣公月陽尹文帝即位進位司空鎮壽陽道濟立功當特威名甚重後為朝廷所疑見收怒曰裹汝萬里長城（劉裕）按通鑑宋武帝姓劉名裕彭城人少勇健有大志初參劉牢之軍事因朱修之授下邳太守晉安帝時起兵朱桓玄有功封宋公進爵為王既而弒恭帝篡其位建國號宋都建業（江陵）按一統志江縣縣名本漢所置今因之為荊州府治所仍屬焉（荆州）按一統志荊州漢初置今為荊州府隸湖廣道

九峯蔡氏曰河北諸山根本脊脉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為桑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為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爲折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爲雷首又次一支乃為太行又次一支乃為恒山此大河北境之山也其江漢南

境之山則岷山之脉其北一支為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之敷淺原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孔氏以為衡山之脉連延而為淺敷原者非也（集覽）寰武嵐憲諸州一按一統志寰州本唐所置今省之故社在大同府朔州西一百五十里嵐州後魏所置今為岢嵐州屬大原府憲州宋初所置今為靜樂縣屬大原府也

桑乾一按一統志桑乾河名在大同府城南六十里源出馬邑縣北洪濤山下與金龍地水合流東南入盧溝河壺口大山二山各按一統志壺口山在平陽府吉州西七十里禹貢既載壺口即北大岳山即霍山在平陽府霍州東南三十里禹貢既載大原至于岳陽即北汾晉之源汾晉二水各按一統志汾水在大原府城西二里西北出靜樂縣管峯山經大原清源交城汶水和縣里平遙介休入平陽府靈石縣界晉水源出大原縣西南一十里懸壺山流分二派其北一派即晉伯渠次一派東流經晉澤南有派東流並入汾水折城王屋一山各按一統志折城山在澤州陽城縣西南七十里王屋山在陽城縣南境禹貢折城至于王屋即此一山也一統志在平陽府東南三十里即首陽山恒山按一統志恒山在真定府曲陽縣西北即北岳也德安之敷淺原

按一統志德安縣各陽吳所置今因之屬九江府
又按書傳敷淺原在江州德安縣博陽山北耳

臨川吳氏曰天下之山脉起於崑崙山脉之所起即水源之所發也
水之發自崑崙者其原為最遠惟中國之河為然漢之發原於嶓
冢江之發原於岷山以西視他水亦可謂遠而非極於山脉初起
之處則不得與河原並也故天下有原之水河為第一古人祭川
先河後海重其原也

古人重其原

程子曰今夫海水朝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月出則
潮水復生却不是將已涸之水為潮水自然能生也以下論潮次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朱子曰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東西為緯南北
為經故子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

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

之始卯為陽中西為陰中也余襄公安道曰潮之漲退海非智識

而天左轉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

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於月何以知其然

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

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

夜明自望而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

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

未亦合沓不盡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書

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

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

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大地之常數也

有常舊見明州人說月加子午則潮長自有此理沈存中筆談說
亦如此謂月在子午之方初一卯十五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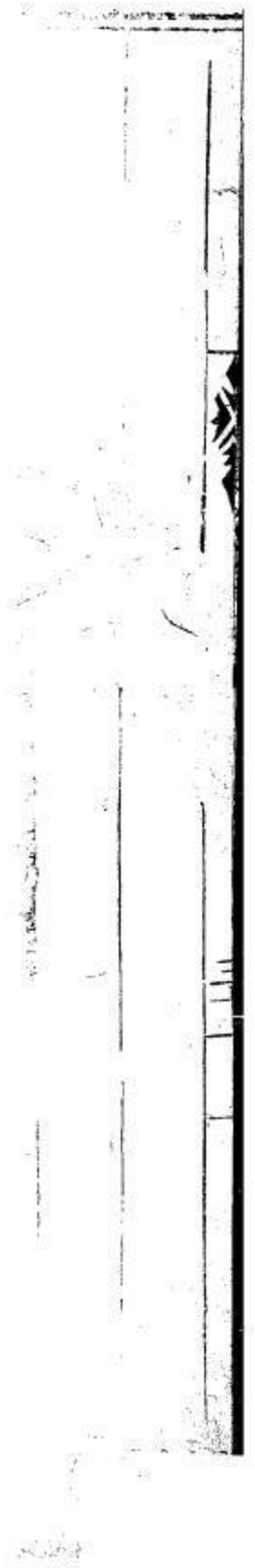
問梅翁謂月加子午則潮長未識其說潛室陳氏曰此說不可曉今

海居者但云月上潮長月落潮退誠驗其言是乃月加卯酉方位

非子午也朔日之潮可驗朔日月與日會日才出卯方即潮長才入酉方即潮又長是月與日相隨出沒

古州馬氏曰禮記曰朝致月曰夕江海之水朝生爲潮夕至爲汐日太陽也歷一次而成月月太陰也合於日以起朔陰陽消息晦朔弦望潮汐應焉由朔至望明生而爲息自望及晦魄見而爲消水陰物也而生於陽潮汐依日而滋長隨月而漸移日起於朔月盈於望一朔一望天西運一周有奇月東行迎日之所次月合於地下之中則日之所次也故潮平於地下之中而會於月潮於寅則汐於申潮於巳則汐於亥兩辰而盈兩辰而縮日有刻刻者三分時得八刻二分之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十二次次得三千度八十分度之三十五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

奇漸遠於日故潮汐之期浸移自後八刻三刻之一一朝夕而再至故一晦朔而再周朔後三日明生而潮壯望後三日魄見而汐湧每歲仲春且落水生而汐微仲秋月明水落而潮倍減於大寒極陰而凝弱於大暑畏陽而縮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



性理大全第二十八卷

鬼神

總論

程子曰聚為精氣散為游魂聚則為物散則為變觀聚散則鬼神之
情狀著矣萬物之終始不越聚散而已鬼神者造化之功也○鬼
是往而不反之義○物形有大小精粗之不同神則一而已○或
問鬼神之有無曰吾為尔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矣為尔言有尔得
不於吾言求之乎

張子曰天地变化至著至速者自為鬼神所謂吉凶害福誅殛窺伺
豈天所能耶必有耳目鼻口之象而後能之耶

藍田呂氏曰萬物之生莫不有氣氣也者神之盛也莫不有魄魄也

者鬼之盛也故人亦鬼神之會尔鬼神者周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而有感必通雖無形無声而有所謂昭昭不可欺者朱子曰天下大底事自有箇大底根本小底事亦自有箇緊切處若見得天下亦無甚事如鬼神之事聖賢說得甚分明口將札熟讀便見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而今世俗所謂鬼神耳古來聖人所制只是察見得天地之理如此○神伸也鬼屈也如風雨雷電初發時神也及至風止雨過雷住電息則鬼也○鬼神不過陰陽消長而已亭毒化育風雨晦冥是在人則精是魄魄者鬼之盛也氣是魂上者神之盛也精氣聚而為物何物而無鬼神遊魂為變魂遊則魄之降可知○鬼神只是氣氣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統動

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而小茲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統動必應也○問鬼神有無曰此豈卒乍可說便說公亦豈能信得及須於衆理看得漸明則此惑自解楚運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人且理會合當理會底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推向一邊待日用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得乃所以為知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此○問鬼神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問先生說鬼神自有界分如何曰如日為神夜為鬼生為神死為鬼豈不是界分○問先生前說日為神夜為鬼所以鬼夜出如何曰間有然者亦不能皆然夜屬陰且如妖鳥皆陰類皆是夜鳴○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

謂有嘯于染触于胸此則所謂不正和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世間萬物皆但精粗小人之不同尔又曰以功用謂之鬼神即此便見○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世俗所見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七○三處且莫要理會○問理有明未盡處如何得意誠且如鬼神事今是有是無張仲隆曾至金沙堤見巨人迹此是如何或謂冊子說井人傳說皆不可信須是親見其平昔見冊子上井人說得滿頭滿耳只是都不曾自見曰只是不曾見畢竟其理如何張南軒亦只是硬不信有時戲說一二如禹鼎鑄魘魘魘之屬便是有這物深山大澤是彼所居處人往占之豈不為崇間敬鬼神而遠之則亦是言有但當敬而遠之自盡其道便

不相閔曰聖人便只是如此說嘗以此理問李先生曰此處不須

理會集賢萬禹鑄魘魘魘之屬前郊祀志禹收九牧之金以鑄九鼎象九州武王克商遷之洛邑及周之衰禹遂論伊教二水之間毛晃曰魘魘精怪也亦作鬼魘魘山川精物說文作魘魘杜預曰水神也

南軒張氏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饗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之聚而生為神散而死為鬼又就一身而言之魂氣為神軀魄為鬼凡六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昔者季路蓋嘗問事鬼神之說矣夫子之所以告者將使之致知力行而自得之故示其理而不詳語也至於後世異說熾行詩音釋張誑也張誑也張為幻莫可致誑流俗眩於怪誕休於恐懼存靡而從之聖季不明雖

程子發明之感通之妙張子推極取極之傷

龍儒衣冠飾為英才敏識亦往往習熟崇尚而不以為異至於其說之窮則曰為知天地間無有是事委諸茫昧而已矣信夫事之妄而不察夫理之真於是鬼神之說淪於空虛而所為交於出明者皆失其理禮壞而樂廢人心不正浮偽日滋其間所謂因其說而為善者亦莫匪私利之流亂德窒教孰此為其故河南二程子橫渠張子與孝者多復講論而不置夫豈好辯哉蓋有所不得已也若夫程子發明感通之妙張子推極聚散之蘊所以示來世深矣孝者誠能致知以窮其理則不為衆說所味克己以去其私則不為血氣所動於其有無是非之故毫分縷析了然於中各方彼當而不亂然後自人事鬼神之精意可得而求德可立而經可正也不然辯之不明守之不固眩於外而怵於內一理之蔽則為一

事之礙一念之差則為一物之誘聞見雖多亦鮮不為異說所

溺矣集釋林謂唯嗜也集覽詩張為幻甚自無逆帝氏無或胥壽張為幻注詩說也張延也亦各易質以

眩觀者曰幻疋骨靡而從之疋骨靡有非之人也晉灼曰疋骨相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非不至於刑者令衣褐帶索相連以沈沒也林希逸云疋骨靡城且壽之人也又則陝篇築干仞之城為疋骨靡之所苦也

比溪陳氏曰程子云鬼神者造化之迹張子云鬼神者二氣之良能

二說其精切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者見於天地間二氣之良能言

二氣之屈伸往來自然能如此大抵鬼神只是陰陽二氣主屈伸

往來者言之神是陽之靈鬼是陰之靈靈至者只是自然屈伸往

來倖地活爾自一氣言之則氣之方坤而來者屬陽為神氣之已

屈而往者屬陰為鬼如春夏是氣之方長屬陽為神秋冬是氣之

已退屬陰為鬼其實二氣亦只是一氣耳天地間無物不是陰陽

陰陽無所不在則鬼神亦無所不有夫抵神之為言伸也伸是氣之方長者也鬼之為言歸也歸是氣之已退者也○自天地言之天屬陽神也地屬陰鬼也就四時言之春夏氣之伸屬神秋冬氣之屈屬鬼又自晝夜分之晝屬神夜屬鬼就日月言之日屬神月屬鬼又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氣之伸屬神及至收斂後帖然無蹤跡是氣之歸屬鬼以一日言之則早起日方升屬神午以後漸退屬鬼以一月言之則月初二生來屬神到十五以後屬鬼如草木生枝生葉時屬神衰落時屬鬼如潮之來屬神潮之退屬鬼凡氣之伸者皆為陽屬神凡氣之屈者皆為陰屬鬼古人論鬼神大槩如此更在人自體究

問先儒謂鬼神造化之迹又曰二氣之良能潛室陳氏曰鬼神只是

陰陽屈伸之氣所以為寒為暑為晝為夜為榮為枯有迹可見此處便是鬼神蓋陰陽是氣鬼神是氣之良能流轉活動處故曰良能○天地造化萬物靈生于天地之間者皆造化之迹也是孰為之耶鬼神也造化之迹猶言造化之可見者非粗迹之迹于今一禽一獸一花一木鍾英孕秀有雕斲繪畫所不能就者倏忽見于人間是孰為之耶即造化之迹鬼神也

西山真氏曰鬼神之理雖非始學者所易窮然亦須識其名義若以

神示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以其造化神妙不測也地之神曰示以其山川

草木有形可見顯然示人也示古抵字人之神曰鬼鬼謂氣之已屈者也若以鬼神二字言之

則神者氣之伸鬼者氣之屈氣之方伸者屬陽故為神氣之屈者屬陰故為鬼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且以人之身論一生則曰人死

則曰鬼此生死之大分也然自其生而言之則自幼而壯此氣之伸也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之則魂遊魄降寂無形兆此氣之屈也及子孫鄉食祀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此又屈而伸也姑舉人鬼一端如此至若造化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是也日與電皆火也月與雨亦水也此數者合而言之又只是陰陽二氣而已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萬物賴之以生賴之以成此即所謂鬼神也今人只以塑像畫像為鬼神及以幽暗不可見者為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迹之鬼神伊川云鬼神者造化之迹又云鬼神天地之功用橫渠云鬼神二氣之良能凡此皆指陰陽而言天地之氣即人身之氣人身之氣即天地之氣也

鶴山魏氏曰鬼神之說尚矣自聖賢不作正塗雍底王不知道民間恒心非置諸茫昧則休於苛哀或又諉曰夫子所不語也季路所弗知也吁是難言也其果難言也而聖謨孔彰實理莫揜其有獨不可見者乎天有四時地載神氣亘古今薄宇宙湯靡而罔息者孰非鬼神之功用乎反之吾身而嘘吸之屈伸視聽之往來浩乎博哉妙萬物而無不在也○宇宙之間氣之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在人焉則陽魂為神陰魄為鬼二氣合則魄聚魂凝而生離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所謂精氣游魂記所謂禮樂鬼神夫子所謂物之精神之著而子思所謂德之盛誠之不可揜者其義蓋如此而古之聖賢所貴乎知者亦惟知此而已

論在人鬼神兼精神魂魄

聖賢所貴乎知

程子曰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知天下事有即有無即無無古今前後至如夢寐皆無形只是有此理若言涉於形声之類則是氣也物生則氣聚死則散而歸盡有聲則須是口既觸則須是身其質既壞又安得有此乃知無此理便不可信○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嘆息之聲亦不曾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曾道見如何形狀如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為道士先說與在其處使端目其地故相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邪非邪嘗聞好談鬼神者皆所未嘗聞見且是見說燭理不明便傳以為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邪此言極善○楊定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如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

人之所信者目

此理天地間事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即有無即無如杜甫詩者是世界上實有杜甫詩故人之心病及至精一有箇道理有相感通以至人心在此託夢在彼亦有是理只是心之感通也○世間有鬼神馮依言語者蓋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此亦有理吳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已○神與氣未嘗相離不以生存不以死亡○魂謂精魂其死也魂歸于天消息之意

張子曰范弼之嘗言神姦物怪其以言雜之謂天地之雷霆草木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冶舟車亦至怪也以其有定理故不怪全言鬼者不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不定一雜信又以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一雜信又豈推天地之雷霆草木人莫能為之今之陶冶舟車天地亦莫能為之今之言鬼

聖人不傳一言

神以其無形則如天地言其動作則不異於人豈謂人死之鬼友能兼天人之能乎。今更就世俗之言評之如人死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其子者一旦化去獨不日日憑人言語託人夢寐存恤之耶言能福善禍淫則或小惡友遭重罰而大敦音釋敦音對慈也惡也及享厚福不可勝數又謂人之精明者能為厲秦皇獨不罪趙高唐太宗獨不罰武后耶又謂衆人所傳不可全非自古聖人獨不傳一言耶聖人或容不言自孔孟而下荀况楊雄王仲淹韓愈李亦未能及聖人亦不見略言者以為有數子又或偶不言今世之稍信實亦未嘗有言親見者集覽按史記高秦之宦者始使教少子胡亥央獄由是得未胡亥及帝崩沙丘因與胡亥李斯謀秘不發喪即矯詔殺太子扶蘇立胡亥為帝拜中丞相專持國政指鹿為馬朝野則自開東盜起恐見青箬乃弒帝於望夷立子嬰為帝未幾沛公入關子嬰殺之按唐書武后名曌并州

州故制州都督士獲之女貞觀間為才人既而黜為尼高宗見而悅之立為后委以政事帝崩中宗即位明聖廢之臨朝稱制殺我宗室革唐為周自号則天皇帝克幸僧懷義及張昌宗兄弟入宮

朱子曰一氣之分即一氣之運所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

兩儀立焉者也在人者以分言之則精為陰而氣為陽故魄為鬼而魂為神以運言之則消為陰而息為陽故伸為神而歸為鬼然魂性動故當其伸時非無魄也而必以魂為主魄性靜故方其歸時非無魂也而必以魄為主則亦初無二理矣。問生死鬼神之理一云問鬼神生死雖知得是一理然未見得端的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便是生死底道理未達曰精氣疑則為人散則為鬼又問精氣凝時此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有理而有氣雖是一時理便附在氣上否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有理而有氣雖是一時都有畢竟以理為主人得之以有生氣之清者為氣濁者為質清者為陽賦濁者為陰知真運動陽之為也形骸陰之為也氣曰魂骸曰魄高

誘淮南子註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所謂神者以其生乎形

氣也又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一云醫家所謂明陽

不升降是也盡則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

出所謂魂升也下軀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

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為

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

終歸于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

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

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聚至如伯有為厲伊川謂別是一軀道

理蓋其人氣未嘗盡而強死自是能為厲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

歸遂不為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

子產知鬼神之清狀

CENTRAL LIBRARY

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

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

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為怪不知此亦造化之

迹但不是正理故為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

龍罔象土之怪曰罔象罔音貫又音養羊皆是氣之雜揉乖戾所

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為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

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怪孔

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

集覽左傳昭七年鄭人殺鄭良霄襄三十年鄭人相

昭六年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六年二月三日余將殺帶也

帶助子哲殺伯有者明年壬寅七年正月廿八日余又將殺段也公

孫段曹氏堂及王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七年正月壬

寅公孫段卒國人益懼其明月七年二月子產立公孫陔及泉邊

使有宗廟以無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
厲吾為之歸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
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是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強是
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四夫四歸強死其魂魄猶能馬依於人以為
注方况良宵我先君穆公之胄手良之孫子耳之子敵邑之卿從
政三世矣鄭雖無職抑諺曰莫爾國而三世執其政初其用物也
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享矣而強死
能為鬼不亦宜乎注良止之名實伯有之子也

問伯有之事別是一理如何曰是別是一理人之所以病而終盡
則其氣散矣或遭刑或刃斃而死者氣猶聚而未散然亦終於一
散衝冤憤者亦然故其氣皆不散○伯有為厲之事自是一理謂
非生死之常理入死則氣散理之常也他却用物宏取精多族大
而強死故其氣未散耳○問來而伸者為神往而屈者為鬼凡陰
陽魂魄人之嘔吸皆然不獨死者為鬼生者為神故橫渠云神祇
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曰此二句正如俗語馬鬼云你是已死

我我是未死你楚詞中說終亦此義楚詞云去終古之所之

魂之欲歸兮何問既屈之中恐又自有在伸曰祭祀致得鬼神來

格便是就既屈之氣又能伸也○問魂氣則能既屈而伸若祭祀

來格是也若魄既死恐不能復伸矣曰也能伸蓋他來則俱來如

祭祀報魂報魄求之四方上下便是皆有感格之理問遊魂為安

聖愚言一否曰然又問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

子孫之祭先祖是以我之有感他之無曰神祇之氣常屈伸而不

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散亦有又速之異人有不伏

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為妖為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既

死多不散僧道務養精神若聖賢則安於死豈有不散而為神怪

者乎如黃帝堯舜不聞其既死而為靈怪也嘗見輔漢卿說其人

元城
養氣
剛大

死其氣溫溫然重蒸酒室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如此劉元城
死時風雷轟止正夜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已端坐薨矣他是
什麼樣氣魄曰吳是元城忠誠感動天地之氣否曰吳是元城之
氣自散爾他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祭義曰其氣發揚于
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有物之精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魂
氣發揚於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若蒿即前所云溫溫
之氣也悽愴是一般肅然之氣令人悽愴如漢武帝時神君來則
風肅然是也此皆萬物之精既死而散也集覽則風肅然漢書武
帝元狩五年上病易湖甚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置祠之
甘泉置酒壽宮神君非可得見聞其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
畫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上心獨喜時長陵女子
因其子死悲哀亦死而靈民多同之武帝外相毋平原君亦往祠
之其後子孫以尊頭及帝即位置祠宮○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
中至是神君求出乃甚怕罕墓舍之

如何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吳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
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
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裏見一身只是箇軀殼
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說道天地之塞五其體夫
地之師吾其性思量來只是一箇道理又曰如魚之在水外面水
便是肚裏面水鱖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一般問魂魄如何
是陰陽曰魂如火魄如水○只今生人便自一半是神一半是鬼
了但未死以前則神為主已死之後則鬼為主縱橫在這裏以屈
伸往來之氣言之則來者為神去者為鬼以人身言之則氣為神
而精為鬼然其屈伸往來也各以漸○問魂魄曰氣質是實底魂
魄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分數多實分數少底○魄是一點精

氣氣交時便有這神魂是發揚出來底如氣之出入息魄是如水人之視能明聽能聰心能強記底有這魄便有這神不是外面入來魄是精魂是氣魄主靜魂主動又曰草木之生自有箇神地自不能生在人則心便是所謂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是也○問生魂死魄曰古人只說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近時人方推得他所以闕乃是魄受光處魄未嘗無也人有魄先衰底有魂先衰底如某近來竟得重聽多忘是魄先衰○先儒言口鼻之嚥吸為魂耳目之聰明為魄也只說得大槩都更有箇母子這便是坎離水火煖氣便是魂冷氣便是魄魂便是氣之神魄便是精之神會思量計度底便是魂會記當量底便是魄又曰見於目而明耳而聰者是魄之用又曰無魂則魄不能以自存今人多思慮後上魂都與魄

相離了○陰陽之始交天一生水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煖者為魂先有魄而後有魂故魄當為主為幹又曰先聖說魂魄多不同左傳說魄先魂而有者來也是以賦形之初言身必是先有此象方有陽氣來附也○動者魂也靜者魄也動靜二字括盡魂魄凡能運用作為皆魂也魄則不能也今人之所以能運動都是魂使之爾魂若去魄則不能也月之黑暈便是魄其光者乃日加之光耳他本無光也所以說哉生魄旁死魄莊子曰日火外影金水內影此便是魂魄之說○問氣之出入者為魂耳目之聰明為魂然則魂中復有魂魄中復有魄耶曰精氣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嚥吸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者耳然既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乎耳自之中皆有煖氣非魂乎推之遍身

莫不皆然。○問先生嘗言：「魂魄自是一物，然則魂氣亦為兩物耶？」曰：「將魂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為精粗也，其微非若「身魄之懸」殊耳。問以目言之，目之輪，身也；睛之明，魄也。耳則如何？曰：「竅即身也，聰即魄也。」又問：「月魄之魄，豈只指其光而言之，而其輪則身耶？」曰：「月不可以身言，只有魂魄耳。月魄即其全身，而光處乃其魂之發也。」○魂屬木，魄屬金，所以說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數也。○問：「人有畫記得一生以來履歷事者，此是智以藏往否？」曰：「此是魄強，所以記得多。」○問：「魂氣升于天，莫只是消散，其實無物歸于天上否？」曰：「也是氣散，只是才散便無，如火將滅，也有煙上，只是便散盡，緣木之性已盡，無以繼之。人之將死，便氣散，即是這裏無个主子，一散便死。大率人之氣常上，且如說話氣都出上去。」○魂散則魂便

自沉了。今人說虎死則眼光入地，便是如此。○聞或云：「氣散而非無，其竊謂人稟得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到死後，其氣雖散，只之本還原去。」曰：「不須如此說。若說無便是索性無了，惟其可以感格得來，故只說得散要之散，也是無了。」又問：「燈焰衝上，漸漸無去要之，不可謂之無，只是其氣散在此一室之內。」曰：「只是他有子孫在，便是不可謂之無。」○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著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問：「游魂為變，間有為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遊字是漸漸散，若是為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若是疴羸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復更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父之亦散，如今打麵做糊，中間自有成小塊核不散。

非其常

降於人哉且如晝稱天道福善禍淫易言鬼神害盈而福謙亦只是這箇意思蓋盈者逆理孝也自當得害謙者順理者也自應獲福自是道理合如此安有所謂鬼神降之哉嘗讀禮記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神也者氣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又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百物之精神之著也魄既歸土此則不問其曰氣曰精曰昭明又似有物矣既只是理則安得有所謂氣與昭明者哉及觀禮運論祭祀則曰必嘉魂魄是謂合莫注謂莫無也又曰上通無莫此說又似與祭義不合曰如子所論是無鬼神也鬼神固是以理言然亦不可謂無氣所以先王祭祀或以燔燎或以鬱鬯以其有氣故以類求之爾至如禍福言

凶之事則予之言是也○橫渠所謂物怪神姦不必辯且只守之失如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此是理之常也守之勿失者以此為一且恁地去他日當自見也若要之無窮求之不可知此又溺於茫昧不能以常理為主者也伯有為厲別是一種道理此言其變如世之妖妄者也

南軒張氏曰向在淮上宿一小寺中夜聞小雞聲以數萬計起視之見彌望燈明滿地問之寺僧云此舊戰場也遇天氣陰晦則有此天氣不散則因陰陽蒸薄而有聲氣自為聲於人何預又曰鬼神之說須自窮究身是無疑方得不然他人說得分明亦不濟事勉齋黃氏曰夫人之生惟精與氣為毛骨肉血者精也為呼吸之熱者氣也然人為萬物之靈非水石故其精其氣莫不各有神焉精

之神謂之魄氣之神謂之魂耳目之所以能視聽者魄為之也此
心之所以能思慮者魂為之也合魄與魂乃陰陽之神而理實具
乎其中惟其魂魄之中有理具焉是以靜則為仁義禮智之性動
則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胥此焉出也人須如此分作四即
看方體認得著實或問朱文公但將理與氣對看今先生分作四
節何也曰理與氣對是自天地生物而言今之說是自人禀受而
言若但言氣大易何以謂精氣為神但言理也橫渠何以謂合性
與知覺為心即此意味當自知之若以語人徒起紛紛也。例
論虛靈知覺曰人只有箇魂與魄人記事自然記得底是魄如會
恁地搜索思量底這是魂魄日長一日魄是禀得來合下恁地如
月之光彩是魂無光處是魄魄亦有光但是藏在裏面又曰氣之

呼吸為魂耳目之精明為魄耳目精明是光藏在裏面如今人聽
得事何嘗是去聽他乃是他自入耳裏面來因透諸心便記得此
是魄魄主受納魂主經營故魄屬陰魂屬陽陰凝靜陽發散。易
云精氣為物精是精與氣是煖氣有這兩件方始成得箇好物出
來如人在胞胎中即是這兩箇物骨肉肌體是精血一路做出會
呼吸活動是煖氣一路做出然而精血煖氣則自有箇虛靈知覺
在裏面精血之虛靈知覺便是魄煖氣之虛靈知覺便是魂這虛
靈知覺又不是一箇虛浮底物裏面却又具許多道理故本神曰
仁是虛靈知覺人受木之氣其虛靈知覺則具仁之理本便是氣
血神便即是魂魄仁便是箇道理如此看方是

北溪陳氏曰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亦親切此真聖

言賢聖

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人受陰陽二氣而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血陰脉陽體陰頭陽足陰上體為陽下體為陰至於口之語默目之寤寐鼻息之呼吸手足之屈伸皆是陰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中庸所謂體物而不遺者言陰陽二氣為物之體而無不在耳天地間無一物不是陰陽則無一物不是鬼神○子產謂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斯言亦真得聖賢之遺旨所謂始化是胎中略成形時人初間纔受得氣便結成個胚胎模樣是魄既成魄便漸會動屬陽曰魂及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故人之知覺屬魂形體屬魄陽為魂陰為魄魂者陽之靈而氣之並魄者陰之靈而體之精如口鼻呼吸是氣那靈處便屬魂視聽是體那聰明處便屬魄○就人身上細論大槩陰陽二氣會在吾

子產得聖賢之遺言

冊

身之中為鬼神以寤寐言則寤屬陽寐屬陰以語默言則語屬陽默屬陰及動靜進退行止皆有陰陽凡屬陽者皆為魂為神凡屬陰者皆為魄為鬼人自孩提至於壯是氣之伸屬神中年以後漸上衰老是氣之屈屬鬼以生死論則生者氣之伸死者氣之屈就死上論則魂之升者為神魄之降者為鬼魂氣本乎天故騰上躡魄本乎地故降下晝言帝乃殂落正是此意殂是魂之升上落是魄之降下者也○易云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言陰精陽氣聚而生物乃神之伸也而屬乎陽魂遊魄降散而為變乃鬼之歸也而屬乎陰鬼神情狀大槩不過如此
西山真氏曰人之生也精與氣合而已精者血之類是滋養一身者故屬陰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為人精即魄也自

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聰者即精之爲也此之謂魄氣充乎體凡人
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舉動與夫勇決敢爲者即氣之所爲
也此之謂魂人之少壯也血氣強血氣強故魂魄盛此所謂伸及
其老也血氣既耗魂魄亦衰此所謂屈也既死則魂升于天以從
陽魄降于地以從陰所謂各從其類也魂魄合則生離則死故先
王制祭享之禮使爲人子孫者盡誠致敬以炤音釋炤音接蕭之
屬求之於陽灌鬯之屬求之於陰求之既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
復合故禮記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此
所謂屈而伸也

論祭祀祖考神祇

程子曰致敬乎鬼神者理也曠鬼神而求焉斯不智矣○古人祭祀

至誠有感必通

仁智合者可以祀典

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
尸則不享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
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
已與尸各既以繫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世不知此
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祖考來格者惟至誠為有感必通
上蔡謝氏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為智事此者為
仁推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祀典之意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
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
之故其鬼不神則鬼神之情狀豈不昭昭乎○動而不已其神乎
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摧仆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
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為神則神以為不神則不神矣

知死而致生之不知知死而致死之不仁聖人所以神明之也。問死生之說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云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此便是答底語又曰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曰沉魂滯魄影響晨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得破始得曰先王祭享鬼神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妄集自家精神所以假有廟必於萃與渙言之如武王伐商所過名山大川致禱山川何知武王禱之者以此雖然如是以為有亦不可以為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曰如此却是鶻突也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

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為也是天地間妙用祖考

精神便是自家精神集覽武王伐商所過名山大川致禱周書武

已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庶民為天下逋逃主幸州致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揚亂畧華夏蚤狝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朱子曰自天地言之只是一箇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即祖先之氣

亦只是一箇氣所以統感必應。問何故天曰神地曰祗人曰鬼

曰此又別氣之清明者為神如日月星辰之類是也此變化不可

測祗本示字以有迹之可示山河草木是也比天象又差著至人

則死為鬼矣又問既曰往為鬼何故謂祖考來格曰此以感而言

所謂來格亦畧有此神底意思以我之精神感彼之精神蓋謂此

也祭祀之禮全是如此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

皆是自家精神抵當得他過方能感召得他來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便沒意思了○問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統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曰這便是上蔡所謂若要有時便有若要無時便無是皆由乎人矣鬼神是自有底物事祖宗亦只是同此一氣但有箇總腦處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脈貫通所以神不散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為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下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便是他氣又總統在我身上如此便有箇相關處○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初看此二句與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一舛而先生言上蔡之語未穩如何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

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不誠則無之道有便有道無便無是合有底當有無底當無上蔡而今都說得麤了合當道合有底從而有的則有合無底自是無了便從而無之今却只說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則不可○上蔡言鬼神我要有便有以天地祖考之類要無便無以非其鬼而祭之者你氣一正而行則彼氣皆散矣○鬼神上蔡說得好只覺得陰陽交而有神之說與後神字有此不同只是他大綱說得極好如曰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可者只合當祭如父母祖宗這須看盡誠感格之不要人便做死人看待他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不可者是不當祭如閑神野鬼聖人便要人遠之不要人做生人看待他可者格之須要得他來不可者遠之我不管他便都無了○問上蔡云陰陽交而

有神形氣雖而有鬼知此者為智事此者為仁上兩句只是說神而為神歸而為鬼底意思曰是如此問事此者為仁只是說能事鬼神者必極其誠敬以感格之所以為仁否曰然問禮謂致生為不知此謂致生為知曰那只是說明器如三日齊七日戒直是將做箇生底去祭他方得問謝又云致死之故其鬼不神曰你心不嚮他便無了又問齊戒只是要團聚自家精神然自家精神即祖考精神不知天地山川鬼神亦只以其來處一歟否曰是如此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封內山川是他是主如古人祭墓亦只以墓人為尸○問鬼坤之義來教云只思上祭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一句則可見其苗脉矣其嘗讀太極圖義有云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

窮是知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不窮者固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則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氣聚於此則其理亦命於此今所謂氣者既已化而無有矣則所謂理者抑於何而寓耶然吾之此身即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所具以為祖考者蓋具於我而未嘗忘也是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有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致精竭誠以求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著而不可掩此其苗脉之較然可睹者也上蔡云三日齊七日戒求諸陰陽上下只是要集自家精神蓋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在我者既集即是祖考之來格也然古人於祭祀必立之尸其義精其蓋又是因祖考遺體以凝聚祖考之氣氣與質合則其散者庶乎復聚此教之至也故曰神不散非類民不祀

非族曰所喻鬼神之說其精密大抵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實也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未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鬼神一事古人誠實於此處直是見得幽明一致如在其上下左右非心知其不然而姑為是言以設教也○問性即是理不可以聚散言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亘古今常存不復有聚散消長也○只是這箇天地陰陽之氣人與萬物皆得之氣聚則為人散則為鬼然其氣雖已散這箇天地陰陽之理生生而不窮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而子孫之精神魂魄自有此小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這箇自是難說看既散後一似都無了能盡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緣是理常只在這

天地間公共之氣
聖賢道在萬世
功在萬世

裏也○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兼以理言之人之先祖則大既以理為主而亦以氣魄言之若上古聖賢則只是專以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必有是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都是氣那箇不是理那箇不是氣又問上古聖賢所請氣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筵豆設許多禮義不成是無此姑謾為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其業此心

聖人
稟得
清明
之氣

便與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初問聖人亦只是畧為禮以達吾之誠意後求遂加詳密○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宗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却在這裏盡其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如水波漾後水非前水後波非前波然却通只是一水波子孫之氣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他那箇當下自散了然他根却在這裏根既在此又却能引聚得他那氣在此此事難說只要人自看得問下武詩三后在天先生解云在天言其既沒而精神上合于夫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問恐只是此理上合于夫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又問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死

也其氣上合于夫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又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真箇在上帝之左右真箇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問先生答廖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且根於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軀周禮所謂天神地示人鬼雖有二樣其實只一軀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則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絕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自浩然日生無窮如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大公封於齊

便用祭其爽鳩氏季前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
合祭他然聖人制禮惟繼其國者則於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
祭便是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衛侯夢康叔云相奪
子饗蓋衛徙都帝立夏后相亦都帝立則都其國自合當祭不祭
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為鯀之神亦是此類不成
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
今祭勾芒他更是遠然既合當祭他便有些一作氣要之通天地
人口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徧塞
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隼覽齊太公封於齊使用
伯陵蒲姑氏左傳魯昭二十年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節臺子
馳而造焉云云昔爽鳩氏始居此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
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者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子之所類也
衛侯夢康叔云相奪子饗左傳魯昭二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

子饗公命祀相審武子不可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也鄭何事
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衛之非也不可以問成王周公之命祀請
改命衛徙都帝立夏后相亦都帝立按史記帝立古顓頊之庶夏
為昆吾氏所居太康失政為羿所距於河不得復反舊此其後帝
相徙都于此春秋時衛成公亦遷都國地今濮州是也屬東昌府
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為鯀之神左傳昭七年鄭子產聘于晉晉
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于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有
加而無廖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
大政其何厲之有皆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
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
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如今祭勾芒記月令篇其神勾芒
注勾芒少皞氏之子曰重本宮之臣聖神繼天立極生有功德於
民故後王於春祀之○問死者精神既散必須生人祭祀盡誠以聚之方能
疑聚若相奪子饗事如伊川所謂別是一理否曰他夢如此不知
是如何或是他有這念便有這夢也不可知○問人祭祖先是
以已之精神去聚彼之精神可以合聚蓋為自家精神便是祖考精
神故能如此諸侯祭因國之士與自家不相關然而也呼喚得他

聚蓋為天地之氣便是他氣底母就這母上聚他故亦可以感通
曰此謂無主後者祭時乃可以感動若有主後者祭時又也不感
通問若理不相關則聚不得他若理相關則方可聚得他曰是如
此又曰若不是因國也感他不得蓋為他元是這國之主自家今
主也國土地他無主後合是自家祭他便可感通○問鬼神恐有
兩樣天地之間一氣氤氳無非鬼神祭祀交感是以有感有人死
為鬼祭祀交感是以有感無曰是所以道天神人鬼神便是氣之
伸此是常在底鬼便是氣之屈便是已散了底然以精神去合他
又合得在問不交感時常在否曰若不感而常有則是有餒鬼矣
○鬼神以至宰言然以物言不得又不是如今泥塑底神之類只
是氣且如祭祀只是你聚精神以感祖考是你所承流之氣故可

以感○問事鬼神曰古人交神明之道無此乎不相接處古人
尸便是接鬼神之意○問祭祀之理還是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
誠則無其神否曰鬼神之理即是此心之理○祭祀之感格或求
之陰或求之陽各從其類來則俱來然非有一物積于空虛之中
以待子孫之求也但主祭祀者既是他一氣之流傳則書其誠敬
感格之時此氣固寓此也○問子孫祭祀書其誠意以聚祖考精
神不知是合他魂魄只是感格其魂氣曰炳蕭祭脂所以報氣灌
用鬱鬯所以招魂便是合他所謂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又問不知
常常恁地只是祭祀時恁地曰但有子孫之氣在則他便在然不
是祭祀時如何得他聚○人死雖是魂魄各自飛散要之魄又較
定須是招魂來復這魄又他相合復不獨是要他活是要聚他魂

魄不教散了聖人教人子孫常常祭祀也是要夫聚得他○問祖考精神既散必須三日齊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方得他聚然其聚也倏忽其聚到得禱祠既畢誠敬既散則又忽然而散曰然○問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齊戒祭祀則祖考來格若祭旁親及子亦是一氣猶可推也至於祭妻及外親則其精神非親之精神矣豈於此但以心感之而不以氣乎曰但所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從一源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問死者魂氣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此子氣在這裏否曰古人自始死吊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此子精神在這裏古有饗龜用牲血便是覺見那龜之後不靈了又用些子生氣去接續他史記上龜策傳占春將雞子就上而開卦使

也是將生氣去接他便是饗龜之意又曰古人立尸也是將生人生氣去接他

古人奉先之誼至重

勉齋黃氏曰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歿也升屋而號設重以祭則祖考之精神魂魄亦不至於遽散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為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為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為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學者但知世間可言可見之理而稍幽冥難曉則一切以為不可信是以其說卒不能合於聖賢之意也

北溪陳氏曰古人祭祀以魂氣歸于天體魄歸于地故或求諸陽或求諸陰如祭義曰燔燎膾炙音煎音煎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百心加以禱鬯以報魄也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燒蕭合鬯鬱凡祭謹諸此又曰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脾腎燔燎并首報陽也所以求鬼神之義大既亦不過如此○人與天地萬物皆是一箇間公共一箇氣子孫與祖宗又是就公共一氣中有箇脈絡相關繫禋親切謝上蔡曰祖考精神便只是自家精神故子孫能極盡其誠敬則已之精神便聚而祖宗之精神亦聚便自來格今人於祭自己祖宗正合著實處却都鹵莽只管外面祀他鬼神必極其誠敬不知他鬼神與

已何相干涉假如極其誠敬備其牲牢若是正神六款非類必無相交接之理若是淫邪苟簡竊食而已亦必無降福之理○范氏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此說得最好誠只是真實無妄雖以理言亦以心言須是有此實理然後致其誠敬以副其實心方有此神苟無實理雖有實心亦不散享自如季氏不當祭泰山而胃祭是無此實理矣假饒極盡其誠敬之心與神亦不相干涉泰山之神決不吾享大槩古人祭祀須是有此實理相關然後三日齋七日戒以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必自有來格底道理

鶴山魏氏曰或曰盈宇宙之間其生生不窮者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氣聚於此則其理亦命於此今氣化而無有矣而理惡

乎寓曰是不然先儒謂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古人脩其祖廟陳其靈寗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者將以致其如在之誠庶幾享之其昭明君高樓滄洋上乎承祀之際者是皆精誠之攸寓而實理之不可揜也

論祭祀神祇

程子曰俗人酷畏鬼神久亦不復敬畏○問易言知鬼神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問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其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邪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著却只於山川外木土人身上討雨

露木土人身上有雨露邪又問莫是人自興妖曰妖亦無皆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為靈驗耳且知適然

張子曰所謂山川門雷之神與郊社一作祀天地陰陽之神有以異乎

易謂天且不遠而況於鬼神乎仲尼以何道而異其稱耶又謂遊魂為變魂果何物其遊也情狀何如試求之使無疑然後可以拒怪神之說知亡者之歸此外學素所援據以資成其論者不可不祭以自祛其疑耳

或問鬼神事伊川以為造化之迹但如敬與遠字却似有跡不知遠簡其底和靖尹氏正色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如今人將鬼神來邀福便是不敬不遠又曰鬼神事無他却只是箇誠呂堅中曰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曰然

朱子曰地祇者周禮作示字只是不見著見之義。地之神只是萬物發生山川出雲之類。鬼神若是無時古人不如是求七日戒三日齋或求諸陽或求諸陰須是見得有如天子祭天地定是有箇天有箇地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定是有箇名山大川大夫祭五祀定是有箇門行戶竈中雷今廟宇有靈亦亦是山川之氣會聚處久之被人搖擻損壞於是不復有靈亦是這些氣過了。問祭天地山川而有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耶抑真有氣來格也曰若道無物來享時自家祭其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真有雲車擁從而來又妄誕。問天神地示之義曰注疏謂天氣常伸謂之神地道常默以示人謂之示。問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言命申靈龜與門行人之所用者有動有靜有

一事
中自
有陰
陽

作有止故亦有陰陽鬼神之理古人所以祀之然否曰有此物便有此鬼神蓋莫非陰陽之也五祀之神若細分之則戶竈屬陽門行屬陰中雷巽統陰也一事之中又自有陰陽也。問子之祭先祖固是以氣而求若祭其他鬼神則如之何有來享之意否曰子之於祖先固有顯然不易之理若祭其他亦祭其所當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如天子則祭夫是其當祭亦有氣類焉得而不來歆乎諸侯祭社稷故今祭社亦是從氣類而祭焉得而不來歆乎今祭孔子必於孝其氣類亦可想箇天地山川是有箇物事則祭之其神可致人死氣已散如何致之曰只是一氣如子孫有箇氣在此畢竟是因何有此其所自來蓋自厥初生民氣化之祖相傳到此只是此氣問祭先賢先聖如何曰有功德在人人自當

報之古人祀五帝只是如此後世有箇新生底神道緣衆人心邪
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只晉君秦伯伍子胥廟壞了許多廟其鬼
亦不能為害緣是他見得無造物事之理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
故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集覽吳太伯伍子胥
伯廟在蘇州府閶門內伍子胥廟在蘇州府城西四十里○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
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不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曰老子
謂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修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
銷鏢了一云老子云以道治世則其鬼不神此有理行正當事人自不作怪怪常則妖興
北溪陳氏曰古人祭天地山川比且戶誠以天地山川只是陰陽二
氣用戶要得二氣來聚這戶上不見徒然敬享所以用灌用燎用
牲用幣大要盡吾心之誠敬誠敬既盡則天地山川之氣便自聚

○天子是天地之主天地大氣關繫於一身極盡其誠敬則天地
之氣關聚有感應處諸侯是一國之主只祭境內之名山大川極
盡其誠敬則山川之氣便聚於此而有感應皆是各隨其分限小
大如此○敬鬼神而遠之此一語說得真而盡如正神能知敬矣
又易失之不能遠邪神能知遠矣又易失之不能敬須是都要敬
而遠遠而敬始兩盡幽明之義文公論語解說專用力於人道之
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此語示人極為親切未能事人焉
能事鬼須是盡事人之道則事鬼之道斷無二致所以發子路者
深矣

論生死

程子曰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粲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

死生
更無
別理

知生焉知死蓋嘗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別理○凡物參和
交感則生離散不和則死○合而生非來也盡而死非往也然而
精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謂之往亦可矣○原始則足以知其終
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為始而原之
必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五峰胡氏曰物之生死理也理者萬物之貞也生聚而可見則為有
死散而不可見則為無見者物之形也物之理則未嘗有無也

朱子曰氣聚則生氣散則

死生一理也死而為鬼猶生而為

人也但有去來幽顯之

一晝一夜晦明雖異而天理未嘗

變也曰死者去而不來

者只是理非有一物常在而不變

也○問人死時只當初稟得許多氣上盡則無不白是曰如此則

與天地造化不相干曰死生有命當初稟得氣時便定了便是天
地造化只有許多氣能保之亦可也

齊民要術曰人生天地間生死常有之理豈能逃得却要尋箇不死
寧有是理

樂府真經

樂府為白入主天如聞主張常有人語是論樂府之要蓋不取
於樂府之辭多屬前代人所可改

雖天如語亦不詳其口語亦有命當與樂府辭新舊以之則真天



新刊性理大全第二十九卷

性理一

性命

程子曰在夫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其所當。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天之付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物之謂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

張子曰天授於人則為命人受於天則為性

龜山楊氏曰性天命也命天理也道則性命之理而已孟子道性善蓋原於此



華陽范氏曰性者天所賦於人命者人所受於天

朱子曰理者天之體命者理之用性是人之所受情是性之用。命猶詔勅性猶職事情猶施設心則其人也。○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賦者命也所賦者氣也受者性也所受者理也。○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更無餘欠非虛語也。○問性命曰氣不可謂之性命但性命因此而立耳故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非以氣為性命也。○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為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物物各有

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是如此否曰然。○問看道理須尋根原來處只是就性上看否曰如何曰天命之性萬理完具總其大目則仁義禮智其中遂分別成許多萬善大綱只如此然就其中須件件要徹曰固是如此又須看信所因是如何曰當初天地間元有這箇渾然道理人生而得便是性曰性只是理萬理之總名此理亦只是天地間公共之理稟得來便為我所有天之所命如朝廷指揮差除人去做官性如官職官便有職事

北溪陳氏曰性即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蓋理是凡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為我所有故謂之性性字從生從心是人人來具是理於心方名之曰性其

大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性與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故程子曰天所賦為命人所受為性文公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命一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其實理不外乎氣蓋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空箇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其中為之樞紐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嘗止息所謂以理言者非有離乎氣只是就氣上指出箇理不雜乎氣而為言耳如天命之謂性五十知天命窮理盡性至於命此等命字皆是專指理而言天全即天道之流行而賦予於物者就元亨利貞之理而言則謂之天道即此道之流行賦予於物者而言則謂之天

命如就氣說却亦有兩般一般說貧富貴賤壽夭禍福如所謂死生有命與莫非命也。命是乃就受氣之知長厚壽不齊上論是命分之命又一般如孟子所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命也之命是又就稟氣之清濁不齊上論是說人之智愚賢不若就造化上論則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利貞此四者就氣上論也得就理上論也得就氣上論則物之初生處為元於時為春物之發達處為亨於時為夏物之成遂處為利於時為秋物之斂藏處為貞於時為冬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者而言故謂之正自其斂藏者而言故謂之固就理上論則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固。命猶令也天無言做如何命只是大化流行氣到這物便生這物氣到那物又生那物便是分

付命令他一般

魯齋詩氏曰凡言性者便有命凡言命者便有性

臨川吳氏曰天善者天之道也人之德也天之道孰為善元亨利貞
流行四時而謂之命者也人之德孰為善仁義禮智備具一心而
謂之性者也是善也天所付於人人所受於天也天之付於人者
公而不私人之受於天也同而不異雖或氣質之不齊而其善則
一也不必皆自誠而明之聖也不必皆自明而誠之賢也天所生
之民無不有是則人所秉之稟無不好是德也人之善也猶水之
下人之樂於為善猶水之樂於就下也無他順其自然而已矣

性

程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

金可
以比

聖人
因事
以制
名

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善惡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
四端之情可見。人之性果惡耶則聖人何為能及其性以至於
斯也。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
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
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固不同
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折義察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為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
施之不同也故為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
也合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道也與
五者異其亦弗學與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之所存歟
○或曰其欲以金作器比性成形曰金可以此氣不可以此性

見理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智具而體者俟
延平李氏曰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
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
之靜可見矣求真於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
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不
無異性也性惟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其致
可求苟自善而觀則理一而見二

朱子性圖

性善

性無 惡惡不可謂從善中自下來只是不能善則偏於一邊為惡
不善 善發而中節無性不善

朱子曰性即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生之理謂性。性即

純是善底。性是天生成許多道理散在處為性。性是實理仁
義禮智具具。性天理也理之所具便是天德在人識而體之爾
。問性固是理然性之得名是就人生稟得言之否曰繼之者善
成之者性這箇理在天地間時只是善無有不善者生物得來方
始名曰性只是這理。問先生謂性是未發善是已發何也曰純
成箇人影子許多道理便都在那人上其惻隱便是仁之善羞惡
便是義之善到動極復靜處依舊只是理曰這善也是性中道理
到此方見否曰這須就那地頭看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天
地言則善在先性在後是發出來方生人物發出來是善生人物
便成箇性在人言則性在先善在後或與孟子道性善曰此則性
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問性既無形復言以理上又不可見曰

性理學

五

父子有父子之理君臣有君臣之理。世間只是這箇道理譬如
晝日當空一念之間合著這道理則皎然明白更無纖毫空礙故
曰天命之謂性不只是這處有處上皆有只是尋時先從自家身
上尋起所以說性者道之形體也此一句最好蓋是天下道理尋
討將去那裏不可體驗只是就自家身上體驗一性之內便是道
之全體千人萬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不特自家有他也有
不特甲有乙也有天下事都恁地。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郭
郭康節這數句極好蓋道即理也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是也然
非性何以見理之所在故曰性者道之形體仁義禮智性也理也
而具此性者心也故曰心者性之郭郭。問性者道之形體曰性
者人所稟受之實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事物之理固具於性但

以道言則冲漠散殊而莫見其實惟求之於性然後見其所以為
道之實初不外乎此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亦以此而言耳。○
因言性如何是道之形體陳淳曰道是性中之理曰道是泛言性
是就自家身上說道在事物之間如何見得只就這裏驗之一作
而性之所在則道之所在也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然物
之理都在我此理之中道之管子便是性劉砥問性物我皆有恐
不可分在己在物否曰道雖無所不在須是就已驗之而後見如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若不就已驗之如何知得是本有天叙有典
典是天底自我驗之方知得五典五惇天秩有禮禮是天底自我
驗之方知得五禮有庸陳淳問心是託郭便包了性否曰是也如
橫渠心統性情一句乃不易之論孟子說心許多皆未有似此語

端的子細看便見其他諸子等書皆無依稀似此。問所謂道之形體如何曰諸先生說這道理却不似邵子說得最著實這箇道理纔說出只是虛空更無形影惟是說性者道之形體却見得實有不須談空說遠只及諸吾身求之是實有這箇道理還是無這箇道理故嘗曰欲知此道之實有者當求之吾性分之內邵子忽地自說出幾句最說得好又曰天之付與其理本不可見其總要却在此蓋人得之於天地元無欠闕只是其理却無形象不於性上體認如何知得程子謂其用謂之道其用謂之神而其理屬之人則謂之性其體屬之人則謂之心其用屬之人則謂之情又曰道是發用處見於行者方謂之道性是那道骨子性是體道足用如云率性之謂道亦此意○答張敬夫曰性不可以善惡名蓋善

者無惡之名夫其所以有好有惡者特以好善而惡惡耳初安有不善哉然則名之以善又何不可之有○答胡廣仲曰天命之性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為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局嘗有孝弟來此語亦可見矣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又曰伊川云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五濁其性斲喪矣詳味

韓公
見
於明

此數語與樂記之說指意不殊所謂靜者亦指未感時言耳當此之時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偽故曰天之生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不中節之間耳來教所謂正要此處識得真妄是也至謂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靜真妄言却有疑焉蓋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却性字矣既以靜為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為性之妙也真妄又與動靜不同性之為性天下莫不具焉但無妄耳今乃欲并與其真而無之此韓公道無真假之言所以見譏於明道也伊川所謂其本真而靜者真靜兩字亦自不同善真則指本體

而言靜但言其初未感乎物明道云人生而靜之上不容說動靜性時便已不是性善蓋人生而靜只是靜之未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全非真以靜狀性也書意後復補其意曰如廣仲之言既以靜為天地之妙又論性不可以真妄動靜言是知言所謂歎美之善而不與惡對者云爾應之宜曰善惡也真妄也動靜也一先一後一彼一此皆以對待而得名者也不與惡對則不名為善不與動對則不名為靜矣既非妄又非真則亦無物之可指矣今不知性之善而未始有惡也真而未始有妄也主乎靜而涵乎動也顧曰善惡真妄動靜凡有對待皆可以言性而對待之外別有無對之善與靜焉然後可以形容天性之妙不亦異乎當時酬對既不出此而他所言亦多曠闕如論性無不該不可專以靜言此固

是也然其說當云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該動靜而不偏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如廣仲遂以靜字形容天性之妙則不可如此則語意圓矣如論程子真靜之說以真爲本體靜爲未感此亦是也然當云下文所謂未發即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即真之謂也然則仁義禮智信云者乃所謂未發之蘊而性之真也歟如此則文義備矣。人生而靜天之性者言人生之初未有感時便是渾然天理也感物而動性之欲者言及其有感便是此理之發也。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此亦未是不善至於物至知誘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方是惡故聖賢說得惡字煞遲。○答林擇之曰靜字乃指未感本然言蓋人生之初未感於物一性之真湛然而已豈非

當體本然未嘗不靜乎惟感於物是以有動然所感既息則未有不復其常者故嘗以爲靜者性之真也。○諸儒論性不同非是於善惡上不明乃性字安頓不著。○聖人只是識得性百家紛紛只是不識性字揚子鶴鶴突突荀子文所謂隔靴爬痒。○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却爲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仁於

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牆壁礙
攔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
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
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摸處故只可
於用處看便着力耳

南軒張氏答胡伯逢曰性善之說詳程子之言謂人生而靜以上更
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繼之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
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但請詳味此語意自可見大抵性固難
言而惟善可得而名之此孟子之言所以爲有根抵也但所謂善
者要人能明之耳若曰難言而遂不可言曰不容說而遂不可說
却恐恥茫而無所止也

孟子
言有
根抵

東萊呂氏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命之謂性也若有恆性率性
之謂道也

或問性中具仁義禮智道德如何潛室陳氏曰行是四者即爲道得
是四者即爲德

比溪陳氏曰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孔子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爲道此是統說
箇大極之本體繼此者爲善乃是就其間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
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
理言即道之方行者也到成此者爲性是說人物受得此善底道
理去各成箇性耳是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即
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

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此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處說善乃重字為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人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者而來而非有二本也易三言周子通書及程子說已明備矣至明道又謂孟子所謂性善者只是說繼之者善也此又借易語說就人分上說是指四端之發處言之而非易之本旨也

西山真氏曰仁義禮智信之性古人謂之五常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古人亦謂之五常以性之體而言則曰仁義禮智信以性之用而言則曰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

之信其實則一而已天下豈有性外之理哉

人物之性

程子曰天降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形各正性命是所謂性也各正性命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為牛之性又不為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無妄天性也萬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如損矣。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養字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斷喪處極多只有一件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也。○孟子言性當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為不然者此亦性也被命受生之後謂之性爾故不

極本窮原之性

同繼之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然不害為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原之性。鉛鐵性殊點化為金則不辨鉛鐵之性。人之於性猶器之受光於日日本不動之物

開則與聖人同

張子曰天下凡謂之性者如言金性剛火性熱牛之性馬之性也莫非固有。凡物莫不有是性猶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于天道與聖人一補註然氏曰有是氣必也由稟氣有通蔽開塞故有人物之異由蔽有厚薄故人又有智愚塞而牢不可開物也蔽有厚薄而開有難易者人此反其既開則上達天道與聖人同矣

監田呂氏曰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德柔強民昏明之質雖具其心之所然者皆同特蔽有淺深故別而為昏明稟有多寡

天地之化

故分而為強柔至於理之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具盡已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蔽有淺深故於昏明蔽有開塞故為人物稟有多寡故為強柔稟有偏正故為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擊乎此於人之性開塞偏正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不能盡也已也人也物也莫不盡其性則天地之化成矣

河東侯氏曰萬物資始於天天所賦與者為命命天之所命也物受命於天者為性性物之自有也草木之不齊飛走之異稟然而動者動植者植天機自定豈非性乎馬之性健而健牛之性順而順犬吠盜鷄司晨不待教而知之豈非率性乎

朱子曰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無妄○天下無性之物蓋有此物則有此性無此物則無此性○問性具仁義禮智曰此猶是說成之者性上而更有一陰一陽繼之者善只一陰一陽之道未知做人做物已具是四者雖尋常昆蟲之類皆有之只偏而不全濁氣間隔○人物之生其賦形偏正固自合下不同然隨其偏正之中又自有清濁昏明之異○性者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物物運動蠢蠢然若與人無異而人之仁義禮智之粹然者物則無也當時所記改人之字為性字如兩存之○問人物之性一源何以有異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只是偏寒暗者可使之明也偏寒者不可使之通也橫渠言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而卒謂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

重者不可反

易是也又問人之習為不善其溺已深者終不可復反矣曰勢積重者不可反亦在乎識之淺深與其用力之多寡耳○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具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或問理同而氣異此一句是說方付與萬物之初以其大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下句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中庸是論其方付之初集註是看其已得之後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饑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兩點子光大凡物事稟得一邊

重便占了其他底如慈愛底人少斷制斷制之人多殘忍蓋仁多便遮了義義多便遮了那仁問所以婦人臨事多怕亦是氣偏了曰婦人之仁只流從愛上去。問人物皆稟大地之理以為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為形若人品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大馬他這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謂之全亦可謂之偏亦可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一作以不能推言之則不能無偏故呂與叔謂物之性有近人之性者如相乳之類人之性有近物之性者如世下愚人之類。問性為萬物之一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已有是而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而

三天
所見
各異

物亦有是。問呂與叔云性也流形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一目而別乎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箔之下一居乎廣廷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爾爾謂此言分別得惟氣甚明若移此語以喻人物之性亦好頃嘗以日為喻以為大明當天萬物咸覩亦此日且節室之下容光必照亦此日耳目之全體未嘗有小大口為隨其所居而小大不同耳不知亦可如此喻人物之性否曰亦言。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謂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見之若在節室之下有所蔽塞有見有不見昏濁者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如在節室之下然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性只被他形軀所拘生得蔽隔之甚無可通處

性理大全卷之九
至於虎狼之仁豺獺之祭蜂蟻之義却公通這此子聲言如一隙之
光至於猕猴形狀類人便最靈於他物只六會說諸而已到得夷
狄便在人與禽獸之間所以終難改○性如日光人物所受之不
同如隙竅之受光有大小也人物被形質局定了也是難得開廣
如螻蟻如此小便只知得君臣之分而已○或說人物性同曰人
物性大同只氣稟真如水無有不清傾放白碗中是一般色及放
黑碗中又是一般色放青碗中又是一般色又曰性最難說要說
同亦得要說豈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却
只是此日○人物之生天賦之以此理未嘗不同但人物之稟受
自有異耳如一江水你將杓去取只得一杓將碗去取只得一碗
至於一桶一缸各自隨器量不同故理亦隨以異○問人則能推

物則不能推曰謂物無此理不得推之氣昏一似都無了○或問
人物之性有所謂同者又有所謂異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以
異然後可以論性矣夫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化生人與
物俱本乎此則是其所謂同者而二氣五行網緼交感萬變不齊
則是其所謂異者同者其理也異者其氣也必得是理而後有以
為人物之性則其所謂同然者固不得而異也必得是氣而後有
以為人物之形則其所謂異者亦不得而同也是以先生於大學或
問因謂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
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是以或貴或
賤而有所不能齊者蓋以此也然其氣雖有不齊而得之以有生
者在人物莫不皆有理雖有所謂同而得之以為性者人則獨異

告子
見闢
於孟
子

於物故為知者為運動者此氣也為仁義為禮智者此理也知者
運動人能之物亦能之而仁義禮智則物固有之而豈能全之乎
告子乃欲指其氣而遺其理格於其同者而不知其所謂異者此
所以見闢於孟子而先生於集註則亦以為以氣言則知者運
動人物若不具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非物之所能全也於
此則言氣同而理異者所以見人之為貴非物之所能並於彼則
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太極之無虧欠而非有我之所得私也
以是觀之尚何疑哉有以集註或問異同為疑者豈之如此未知
是者曰此論得甚分明且有條理。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
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
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

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
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
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尚下尾反在
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
能守御牢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
爭者此耳。問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雉鳩之有
別物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
全體乃為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知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
也曰物只有這一處通便却專人却事七理會得此便却泛泛所
以易昏。問人與物以氣稟之偏全而不同不知草木如何曰草
木之氣又別他都無知了。或問通蔽開塞張橫渠呂與叔說孰

為親切曰與叔倒分明似橫渠之說者未塞中也有通處如猿狙之性即靈者則全然蠢了便是通蔽不同處本乎夫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如人頭向上所以最靈草木頭向下所以最無知禽獸之頭橫了所以無知猿狙稍靈為他頭有時也似人故梢向得上。問程子云人與物共有此理只是氣昏推不得此莫只是大綱言其本同出若論其得此理莫已不同而曰同曰既同則以分人物之性者却是於通塞上別如人雖氣昏異而終可同物則終不可同然則謂之理同則可謂之性同則不可曰固然但隨其光明發見處可見如螻蟻君臣之類但其稟形既別則無復與人通之理如猢猻形與人略似則便有能解野狐能人立故能為怪如猪則極昏如草木之類勃荻狂卉乃發出許多精英此最難曉。一

天地和平之氣
程張不易之論

章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答徐子融曰程子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張子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各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與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為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為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已復禮以為仁善善惡惡以為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蠢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

為一物之理雖若不可復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猶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畱田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隨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為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况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為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即知天下無一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即如來喻木燒為灰灰陰為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即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徐子融謂枯槁之中

有性有氣故附子執大廣與此性是氣質之性陳才卿謂即是本然之性曰子融認知文是為性故以此為氣質之性性即是理有性即有氣是他直得許多氣故亦只有許多理才卿謂有性無仁此說亦是是他元不曾與得此道理惟人則得其全如動物則又近人之性矣故呂與叔云物有近人之性人有近物之性蓋人亦有昏愚之甚者然動物雖有知覺不死其形骸便腐壞植物雖無知覺然其質却堅又難壞○問曾見答余方叔書以為枯槁有理不知枯槁死樂如何有理曰且如大黃附子亦是枯槁然大黃不可為附子附子不可為大黃○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是他合下有此理故云天下無性外之物因行街云階磚便有磚之理因坐云竹椅便有竹椅之理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

生理則不可如朽木無所用止可付之爨竈是無生意矣然燒甚
糜木則是甚糜氣亦各不同這是理元如此○問竊謂仁義禮智
信元是一本而仁為統體故天下之物有生氣則五者自然完具
無生氣則五者一不存焉只是說及本然之性先生以為枯槁之
物亦皆有性有氣此又是以氣質之性廣而備之使之兼體洞照
而不偏耳曰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
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
槁是也是雖有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少其分之殊則其
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為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皆
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弁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為是
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如所謂絕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

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缺不備之處也而可乎○
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理
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草木都是得陰氣走飛
都是得陽氣各分之草是得陰氣木是得陽氣成重柔而木堅走
獸是得陰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伏草而鳥棲木然獸又有得陽
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鳥又有得陰氣者如雉鷓之類是也唯草
木都是得陰氣然却有陰中陽中陰者○問動物有知植物無
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
可默見若莠賊之便枯悴不復悅懌他本亦似有知者嘗觀一般
花樹朝日照耀之時欣欣向榮有這生意皮包不住自迸出來若
枯枝老葉便覺憔悴蓋氣行已過也問此處見得仁意否曰只看

戒賊之便彫悴亦是義意意思○看茄子內一粒是一生性
樂庵李氏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宇宙之間一切所有之物皆具天地
之性虎狼有父子之仁螻蟻有君臣之義雌鳩有夫婦之別鴛鴦
有兄弟之序鶴鷄有朋友之情若此者豈非天地之性而人獨為
貴者何哉物得其偏人得其全也

南軒張氏曰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物化生人與物俱生乎
此者也原物之始亦豈有不善者哉其善者天地之性也而子寧
道性善獨歸之人者何哉蓋人稟二氣之正而物則其稟二氣也人
之性善非被命受生之後而其性旋有是善也性本善而入稟二
氣之正初不隔其全然者耳若物則為氣所昏而不能以自通也
惟人全夫天地之性故有所主宰而為人心所以異乎庶物者

獨在於此也

北溪陳氏曰人物之生不出乎陰陽五行之氣本只是一氣分來有
陰陽陰陽人分來為五行二與五則管分合運行便有參差不齊
有清有濁有厚有薄且以人物合論同是一氣但人得氣之正物
得氣之偏人得氣之通物得氣之塞且如人形骸却與天地相應
頭圓居上象夫足方居下象地北極為天中央却在北故人百會
穴在頂心却向後日月來往只在天之南故人之兩眼皆在前海
鹹水所歸在南之下故人之小便亦在前下此所以為得氣之正
如物則禽獸頭橫植物頭向下枝葉却在上此皆得氣之偏處人
氣通明物氣壅塞人得五行之秀故為萬物之靈物氣塞而不通
如火煙鬱在許裏所以理義皆不通○性命只是一箇道理不分

看則不分曉只管分看不合看又離了本相干涉須是就渾然一
理中看得有界分不相亂所以謂之命謂之性者何故大抵性只
是理然人之生不成只空得箇理須有箇形骸方載得此理其實
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這形得天地之理成這性所以橫渠
張子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塞字只就孟子浩然
之氣塞字天地句撥一字來說氣帥字只就孟子志氣之帥句撥
一字來說理人與物同得天地之氣以至天地之氣只一般因人
物受去各不同人得五行之秀正而通所以仁義禮智粹然都與
物異物得氣之偏為形體所拘所以其理閉塞而不通人物所以
為理只一般只是氣有偏正故理隨之而有通塞耳

新刊性理大全第三十卷

性理二

氣質之性

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入生氣稟理有善惡然
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稟
之克岐克嶷揚食我始生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
其人知必滅若教之類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
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
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
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其遠方
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

為水也如此則入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固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問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氣之所鍾有偏正故有人物之殊有清濁故有智愚之等。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問人性本明其有蔽何也曰性無不善其偏蔽者由氣重清濁之不齊也。韓退之說淑向之母聞楊食我

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

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集覽

后稷之克岐克嶷詩大雅厥初生民希克岐克嶷注岐嶷峻茂之狀人知其必滅若教氏左傳文十七年楚子良生越朴子文曰豺狼之聲不殺必滅若教之宗穆曰狼子野心其可畜乎叔何之母聞楊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左傳昭王八年夏六月晉殺初盈及楊食我食我初盈之堂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初氏羊舌氏初叔何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止之曰甚美必有其惡懼不敢娶平公疆使娶之生子作石其母將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豺狼之聲是必喪羊舌氏遂不視之

廣平游氏曰氣之所值有全有偏有邪有正有粹有駁有厚有薄然

後有上智下愚中人之不同也猶之大塊噫氣其名為風風之所

出無異氣也而呼者吸者吁者號者其聲若是不同以其所託者

物物殊形爾因其聲之不同而謂有異風可乎集覽天塊噫氣其名為風莊子

齊物篇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注大塊者無物也夫噫氣者豈見物哉氣塊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而自

生則理然之體大矣
故遂以大塊為名

龜山楊氏曰人之資稟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為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而然也然氣不和非其常治之而使其和則友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強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天水之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湛濁則沙泥渾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求清之義歟或問人有智愚之品不同何也上蔡謝氏曰稟異且聖人不忿疾于頑者憫其所遇氣稟偏駁不足疾也然則可變歟曰其性本一安不可變之有

朱子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物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天命之謂惟命便是詰劉之類性便是合當做底職事如主簿銷注縣尉巡捕心便是官人氣質便是官人所習尚或寬或猛精便是當聽處斷事性只是仁義禮智所謂天命之與氣質亦相表同才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闕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所稟却有偏處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然仁義禮智亦無闕一之理但若剛隱多便流為姑息柔懦若羞惡多便有羞惡其所不當羞惡者且如言光必有鏡然後有光必有水然後有光先便是性鏡水便是氣質若無鏡與水則光亦散矣謂如五色

程子發
明千古
聖會
未及
之意

若頓在黑多處便都黑了入在紅多處便都紅了却看你真得氣如何然此理却只是善既是此理如何得惡所謂惡者却是氣也○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且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若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
是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為有功○問天命之謂性只是主理言絕說命則氣亦在其間矣非氣則何以爲人物理何所受曰是○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著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爲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而爲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皆理也然就人之所面而言又有昏明清濁之異故上智生知之資是氣清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

生知安行不待學而能如堯舜是也其次則亞於生知必學而後知必行而後至又其次者資面既偏又有所蔽須是痛加工夫
一已百人十已千然後方能及亞於生知者及進而不已則成功一也○性只是理然無那天氣地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固此理順發出來蔽固少者發出來夫理勝蔽固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孟子所謂性善同子所謂純粹至善程子所謂性之本與夫反本窮源之性是也只被氣質有昏濁隔了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說方備又曰韋陶謨中所論寬而粟等九德皆是論及氣質之意只不曾說破氣質耳或聞寬而粟等而下一字便是工夫曰然○性非氣質則無所寄氣非天性則無

所成。○問氣質之性。曰說說性時。便有些氣質在裏。若無氣質。則這性亦無安頓處。所以繼之者。只說得善到成之者。便是性。○論天地之性。則專主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而性却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是氣。性自是性。亦不相夾雜。至論其偏。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莫不有是理。○若論本原。即有理。然後有氣。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性即理也。當然之理。無有不善者。故孟子之言性。指性之本而言。然必有所依而立。故氣質之稟。不能無淺深厚薄之別。孔子曰性相近也。兼氣質而言。○問天理變易無窮。曰一陰一陽。年生不宿。繼之者善。全是天理。安得不善。孟子言性之本。非以為善者是。

也。二氣相軋。相取相合。相乘有平易處。有傾側處。自然有善有惡。故稟氣形者。有惡有善。何足怪語。其本則無不善也。曰此却無過。○問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將性對氣字看。性即是此理。理無不善者。因隨在形氣中。故有不同。所謂氣質之性者。是如此否。曰固是。但氣稟偏。則理亦欠闕了。○氣質之性。生而知者。氣極清。而理無蔽也。學知以下。則氣之清濁。有多寡。而理之全闕。繫焉。○問氣質有清濁。不同。曰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事曉者。其氣清矣。而所為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於理。則是其氣不清也。推此求之。可見。○人所稟之氣。雖皆是天地之正氣。但來來去去。便有昏明厚薄之異。蓋氣是有形之。

物纔是有形之物便自有美有惡也。○問所謂美惡恐即通書所謂剛柔善惡爲疑清濁以氣言剛柔美惡以氣之爲質言清濁恐屬天剛柔美惡恐屬地清濁知美惡屬身清濁分智愚美惡分賢不肖上智則清之純而無不美大賢則美之全而無不清上智恐以清言大賢恐以美言其實未嘗有偏若中庸稱舜智回賢是也下此則所謂賢者是得清之多而或不足於美所謂賢者是得剛柔一偏之善而或不足於清於是始有賢智之偏故其智不得爲上智其賢不得爲大賢雖愚不肖亦自有善等善清濁美惡似爲氣質中陰陽之分陽清陰濁陽善陰惡故其氣錯揉萬變而大要不過此四者但分數參互不齊遂有萬殊曰陳了翁云天氣而地質前輩已有此說矣又問氣之始有清無濁真美無惡濁者清

之變惡者美之變以其本清本美故可易之以反其本然則所謂變化氣質者似亦所以復其初也曰氣之始固無不善然猶倒到今日則其雜也久矣但其運行交錯則其善惡却各有會處此上智下愚之所以分也。○氣升降無時有道理只附氣惟氣有昏濁理亦隨而間隔。○人之氣面有清濁偏正之殊故天命之性亦有淺深厚薄之異要亦不可不謂之性。○問氣稟於人身既復天理氣稟去得否曰天理明則彼如何者得。○問理無不善則氣面胡爲有清濁之殊曰纔說着氣便自有寒有熱有香有臭。○氣質之性便只是天地之性只是這箇天地之性却從那裏過如底性如水氣質之性如着此醬與鹽便是一般滋味。○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不淨器盛之則臭以汚泥之器盛

之則濁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但既其濁粹難得便清故雖愚必明
雖柔必強也然用氣力然後能至○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
則必有是理但氣稟之清者為聖為賢如寶珠在清冷水中稟氣
之濁者為愚為不肖如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
指拭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寶珠落在至污濁處然其所照亦
間有此明處就上面便自不昧問物之塞得甚者雖有那珠如在
深泥裏面更取不出曰也是如此○問性如日月氣濁者如雲霧
曰然○人性如一團火煨在灰裏撥開便明○人性雖同而氣不
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而羞惡辭讓是非之
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
讓是非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唯陰陽合德五性全備

然後中正而為聖人也○問人有敏於外而內不敏又有敏於內
而外不敏莫是稟氣強弱曰不然淮南子云全水內明日火外明
氣偏於內故內明氣偏於外則外明○氣而所拘只過得一路極
多樣或厚於此而薄於彼或通於彼而塞於此有人能盡通天下
利害而不識義理或工於百工技藝而不解讀書或知孝於親而
薄於他人如明皇愛諸弟長枕大被終身不變然而為君則殺
其臣為父則殺其子為夫則殺其妻便是有所通有所蔽是他性
中只通得一路故於他處皆礙也是氣稟也是利害昏了○問以
堯為父而有丹朱以鯀為父而有禹如何曰這箇又是二氣五行
交際運行之際有清濁人適逢其會所以如此○問天地之氣當
其昏明駁雜之時則其理亦隨而昏明駁雜否曰理却只在地只

是氣自如此又問若氣如此理不如此則是理與氣相離矣曰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則理管他不得如這理寓於氣了日用間運用都由這箇氣只是氣強理弱理管攝他不得○沈潛問或謂性所發時無有不善雖氣稟至惡者亦然但方發之時氣一乘之則有善有不善耳間以爲人心初發有善有惡所謂幾善惡也初發之時本善而流入於惡者此固有之然亦有氣稟最惡之極而所發皆不善者如子越椒之類是也且以中人論之其所發之不善者固亦多矣安得謂之無不善邪曰不當如此說如此說得不是此只當以人品賢愚清濁論有合下發得善底也有發得不善底也有發得不善而爲物欲所奪流入於不善底極多般樣今有一樣人雖無事在這裏坐他心裏也只思量要做不好事如蛇

虺相以史欲咬人他有其惡發得善明道說水處最好報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流而其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濁之少者只可如此說○人之性比善然而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稟不同且如天地之運萬端而無窮其可見者日月清明氣候和正之時人生而稟此氣則爲清明渾厚之氣須做箇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令人皆是天地之戾氣人若稟此氣則爲不好底人可疑人知爲學却是要變化氣稟極難變化如孟子道性善不言氣稟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若勇猛直前氣稟之偏自消功夫自成故不言氣稟看來吾性既善何故不能爲聖賢却是被這氣稟害如氣稟偏於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推托道氣稟不好不向前

道學之功大

又不得一向不察氣稟之害只昏昏地去又不得須知氣稟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濂溪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問蔡季通主張氣質太過曰形質也是重且如水之氣如何似長江大河有許多洪流金之氣如何似一塊鐵地硬形質也是重被此生壞了後理終是拗不轉來又曰孟子言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不知人何故與禽獸異又言天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不知人何故與牛大異此兩處似欠中間一轉語須著說是形氣不同故性異小異始得恐孟子見得人性同處自是分曉直截却於這此子未甚察又曰陳了翁云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與李通說正相反若論其至不可是非一邊如了翁之說則何故自

孔子言性異

古只有許多聖賢如李通之說則人皆委之於生質更不脩為須是看人功夫多少如何若功夫未到則氣質之性不得不重若功夫至則氣質豈得不聽命於義理也須著如此說方盡○孔子言性之異畧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彜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此二義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人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其詳○問孟子言性與伊川如何曰不同孟子是別出而言性之本伊

川是兼氣質而言要之不可離也○邵浩問曰趙書記嘗問浩如
何是性浩對以伊川云孟子言性善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
相近是氣質之性趙云安得有两樣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首
分明曰公當初不曾問他既謂之善固無兩般纔說相近須有两
樣便自說不得因問天命之謂性還是極本窮原之性抑氣質之
性曰是極本窮原之性天之所以命只是般緣氣質不同遂有差
殊孟子分明是於人身上挑出天之所命者說與人要見得本原
皆善○孟子言性只說得本然底論才亦然荀楊韓諸人雖是論
性其實只說得氣質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揚子半善
半惡底人便說善惡混韓子見天下有許多般人所以立為三品
之說就三子中韓子說又較近他以仁義禮智為性以喜怒哀樂

張程
有力
於聖
門

為情只是中間過接處少箇氣字○問氣質之說起於何人曰此
起於張程某以為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所
感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
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性那裏有三品來孟子說性善但說
得本原處下面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
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
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因與秦橫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友
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舉明道云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且如只說箇仁
義禮智是性世間却有生出來便無狀底是如何只是氣稟如此
若不論那氣這道理便不周臣所以不備若只論氣稟這箇善道

箇惡却不論那一原處只是這箇道理又却不明此自孔子曾子
子思孟子理會得後都無人說這道理○程子云生之謂性性即
氣氣即性生之謂也蓋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命物之稟受於天
者謂之性然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後能生物也性
命形而上者也氣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
形而下者則紛紜雜揉善惡有所分矣故人物既生則即此所稟
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有焉此程子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謂性之
說而以性即氣氣即性者言之也又曰生之謂性是生下來喚做
性底便有氣稟雜便不是理底性了如椀盛水後人便以椀為
冰水却本清椀却有淨有不淨問生之謂性他這一句且是說稟
受處否曰是性即氣氣即性他這且是說稟性便是理氣便是氣

是未分別說其實理無氣亦無所附又問性即氣氣即性此言人
生性與氣混合者曰有此氣為人則理具於身方可謂之性又曰
性者渾然天理而已纔說性時則已帶氣矣所謂離了陰陽更無
道此中最宜分別○程子云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
骨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面有然也
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所稟之氣所以必有善惡
之殊者亦性之理也氣之流行性爲之主以其氣之或純或駁而
善惡分焉故非性中本有二物相對也然氣之惡者其性亦無不
善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故先生嘗言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
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
於惡耳又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此理字不是說實理猶云理常

如此只作合字看問善固性也固是若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此理本善因氣而鵠突雖是鵠突然亦是性也曰他原頭處都是善因氣偏這性便偏了然此處亦是性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這箇便是惡得這箇喚做性邪不是如墨子之心本是惻隱孟子推其弊到得無父處這箇便是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又問惡是氣直如何云亦不可不謂之性曰既是氣直便牽引得那性不好善性只是搭附在氣稟上既是氣稟不好便和那性壞了又曰性本善而今乃惡亦是此性為惡所汨如水為泥沙所混不成不喚做水○程子云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

也善性則性而已矣何言語之可形容哉故善言性者可過以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蘊因可默識矣知孟子之論四端是也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下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蘊善亦可知也又曰人生而靜以上即是人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此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者言統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故曰便已不是性也此所謂在人曰性也大抵人有此形氣則是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統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為性之本體也然性之本體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面見得其本體元未嘗雜耳又曰性須是箇氣質方說得箇性字若人生而靜以上只說得箇天道下性字

不得所以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便是如此所謂天命之謂性者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者而言爾若說說性時則便時夾氣稟而言所以說時便已不是性也濼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濼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稟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稟底性便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然所謂剛柔善惡中者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細推之極多般樣千般萬種不可窮究但不離此五者爾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人生而不是說那初生時更說向上去便只是天命了曰所以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只說是誠之源也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方是性在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便兼氣質了問恐只是兼了情曰情便兼

質了所以孟子答居子問性却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說仁義禮智却說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去盡性無形影情却有實事只得從情上說入去又曰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此繼之者善指發處而言之也性之在人猶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而見也流出而見其清然後知其本清也所以孟子只就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處指以示人使知性之本善者也易所謂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先此所引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後蓋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性之發見者言唯天道流行如此所以人性發見亦如此若水之就下處當時只是袞說了蓋水之就下便是喻性之善如孟子所謂過嶺在山雖不是順水之性然不謂之水不得這便是前面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說○程子二卷

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固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又以水之清濁譬之性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至海而不污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

聖性之全

不離是以其如此故人不可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壞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固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固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問以水喻性謂天道純然一理便是那水本來清陰陽五行交錯雜揉而有昏濁便是那水被泥污了昏濁可以復清者只因他母子清曰然那下愚不移底人却是那臭穢底水間也須可以澄治曰也滅得此分數因言舊時人嘗裝惠山泉去京師或時臭了京師人會洗水將沙石在窰窰人嘗裝惠山泉去京師或時臭了京師人會洗水將沙石在窰窰物如此更推不去却似那臭泥相似曰是如此○程子云此理天

窰窰音簡以竹通水也

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其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蓋此理天命也該始終本末而言也修道雖以人事而言然其所以脩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以舜明之問此理天命也他這處方提起以此理說則是純指上面天理而言不雜氣說曰固是又曰理雜氣不得而今講學用心著力却是用這氣去尋箇道理又問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至於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一節是言學者去求道不是外面添聖人之教人亦不是強人分外做曰此理天命也一句亦可見又曰程子生之謂性一段當作三節看其間有言天命者有言氣質者生之謂性是一節水流就下是一節清濁又是一節橫渠云形而後有氣

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將此兩箇性字分別自生之謂

性以下凡說性字者孰是天地之性孰是氣質之性則其理自明

矣集覽

陳子翁按宋鑑陳瓚沙縣人登進士甲科徽宗時為右正言以論蔡京連謫通台楚州推論京下比披適其處心

露其情態最所忌刻故得禍最酷後論議大夫謚忠儒自號了翁所著有尊堯集明皇友愛諸弟長枕大被按唐繼玄宗天性友愛敦睦兄弟與宋上成器申王成義薛王岐王龜王五人於禁中為長枕大衾五屋更處詩酒為樂為君則效其臣為父則效其子為夫則效其妻南宮靖一日唐明皇以三子無罪一日殺之而父子之恩垂十年夫婦一朝奪之而夫婦之倫亂罷張九齡相李林甫殺周子諒而君臣之義闕此三者人道之大綱也三綱絕矣其能有天下乎趙書記按宋鑑趙普宋太祖時人掌書記故曰趙書記注見六十四卷惠山泉唐六圭蒙傳水水撞其二惠山泉也之田錄唐李德裕喜惠山泉在京置驛遞鋪號水滸有僧曰為相公通水滸京師一眼井與彼水相通公取一瓶維他水十瓶遣僧辨濟僧取二瓶按一統志惠山在常州府無錫縣西七里舊名仇山唐元微開建寺於山下名慧山寺其中有泉石之勝張祐許渾及宋蘇軾諸名公多有題詠

新刊性理大全第三十一卷

性理三

氣質之性命才附

南軒張氏曰原性之理無有不善人物所同也論性之存乎氣質則人稟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固與禽獸草木異然就人之中不無清濁厚薄之不同而實亦未嘗不相近也○學者須是變化氣質或偏於剛或偏於柔必反之如禽獸是其氣質之偏不能反也人若不知自反則去本性日以遠矣若變化得過來只是本性所有初未嘗增添故言性者須分別出氣質之性○問人之性其氣稟有清濁何也曰二氣迭運參差萬端而萬物各正性命去其物上而與之哉氣稟之不同也雖其氣稟之不同而其本莫不善故人貴

於能反也

於能反也。○太極無不善故性亦無不善人欲初無弊也傳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直至物至知知好惡形焉然後有流而為惡者非性所本有也

諸子之說始定

或問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楊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三品及至橫渠張子分為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性善者天地之性也餘則所謂氣質者也然嘗疑之張子所謂氣質之性形而後有則天地之性乃未受生以前天理之流行者故又以為極本窮源之性又以為萬物一源如此則可以謂之命而不可以謂之性也程子又有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之語又於好學論言性之本而後言形既生矣則疑若天地之性指命而言命固善矣於人性果何預乎勉齋黃氏曰程張之論非此之謂也蓋自

天地賦子之本然

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為言則是天地賦與萬物之本然者而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雜乎氣質之中也其以天地為言特指其純粹至善乃天地賦子之本然也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文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為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翳之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

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而質之先師矣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氣有清濁譬如著此物蔽了發不出如柔弱之人見義不為上義之意却在裏面只是發不出如燈火使紙罩了光依舊在裏面只是發不出來拆去了紙便自是光○天地之間只是箇陰陽五行其理則為健順五常貫徹古今充塞宇宙捨此之外別無一物亦無一物不是此理以人心言之未發則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焉然原其所以為惡者亦自此理而發非是別有箇惡道理不相干也若別有

惡道理不相干却是有性外之物也易以陰陽分君子小人周子謂性者剛柔善惡君子小人不同而不出於陰陽善惡不同而不出於剛柔蓋天下未有性外之物也人性本善氣質之稟昏一明一偏一正故有善惡之不同其明而正者則發無不善昏而偏者則發有善惡然其所以為惡者亦自此理而發也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人性本善若有一條直路而發則無不善故孟子不但言性善雖才與情亦皆謂之善及其已發而有善有惡者氣稟不同耳然其所以為惡者亦自此理而發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孟子所謂莫非命也程子所謂思慮動作皆天也張子所謂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亦是此意○天命之謂性是天分付與人底謂之性惟皇上帝降衷于民是也所

降之衷何嘗不善此性本無不善天將箇性與人便來了氣與人
氣裏這性上統入氣裏面去便有善有惡有清有濁有偏有主清
濁偏正雖氣為之然著他夾了則性亦如此譬如一泓之水本清
沉在沙石上去其清自若流在濁泥中去這清底也濁了不可以
濁底為不是水

北溪陳氏曰天所命於人只是理本只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為性
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
是不曾發出氣稟一段所以啓後世紛上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
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
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遲重七者夾雜便有參差
不齊所以人間所值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自有箇真

元之會如曆法算到本數湊合

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

相似聖人便是稟得這真元之會來然天地間參差不齊之時多
真元會合之時少如一歲間極寒極暑陰晦之時多不寒不暑是
風霽月之時極少最難得恰好時節人生多是值此不齊之氣如
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值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弱是值陰氣
多有人躁暴忿厲是又值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譎姦險此又值陰
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撥便轉也有一等極愚拗雖一句善言亦
說不入與禽獸無異都是氣稟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氣中亦有
善惡如通書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
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駁粹是有
賢愚氣雖不齊而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為善然工夫最難

真元
稟得
之會

非百倍其功者不能故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正為此耳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為惡揚子便以性為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為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為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又以為性無善惡都只含糊就人與天相接處捉摸說箇性是天生自然底物更不會說得性端的指定是其底物直至二程得濂溪先生太極圖發端方始說得分明極至更無差處其言曰性即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語最是簡切端的如孟子說善善亦只是理但不若指認理字下得較確定胡氏看不徹便謂善者只是替嘆之辭又誤了既是替嘆便是那箇是好物方替嘆豈有不好物而替嘆之邪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稟

段方見得善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也蓋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闕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底而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氣稟之說從何而起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此王是說氣質之性子思子所謂三知三行及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亦是說氣質之性但未分明指出氣質字為言耳到二程子始分明指認說出甚詳備橫渠因之又立為定論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氣質之性是以氣稟言天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氣質之中只是就那氣質中分別出天地之性不與相雜為言耳○

若就人品類論則上天所賦皆一般而人隨其所值又各有清濁
之不齊如聖人得氣至清所以合下便能生知賦質至粹所以合
下便能安行大抵得氣之清者不隔蔽那義理便呈露昭著如銀
盞中滿貯清水自透見盞底銀花子其分明若未嘗有水然賢人
得清氣多而濁氣少清中微有此查滓上未便能蔽得他所以
聰明也易開發自大賢而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底少濁底多昏蔽
得厚才如盞底銀花子看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
力學也解變化氣質轉昏為明有一般人稟氣清明於理義上儘
看得出而行為不篤不能承載得道理多雜詭譎去是又賦質不
粹此如井泉其清貯在銀盞裏面亦透底清徹但泉脉從於土惡
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却以之煮白米則成赤飯煎白米則成赤

湯煎茶則酸澁是有惡味來雜了又有一般人生下來於世味一
口清淡所為甚純正但與說到道理處全發不來是又賦質純粹
而稟氣不純此好井泉脉純甘絕佳而有泥土混濁了終不透
莹如温公恭儉力行篤信好古是其次第正大資質只緣少那至
清之氣識見不高明二程屢將理義發他一向偏執固滯更發不
上甚為二程所不滿又有一般人甚好說道理只是執拗自立一
家意見是稟氣清中被一條戾氣來衝拗了如泉出來甚清却被
一條別水橫衝破了交或遭巉巖石頭橫截衝激不帖順去交成
險惡之流看來人生氣稟是有多般樣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
相千萬不可以一律齊畢竟清明純粹恰好底極為難得所以聖
賢少而愚不肖者多集賢
日月如合璧前律歷志節平太初曆海
朔弦望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

前天文志元封七年節平定太初曆五星如連珠注言七眼皆聚應候不差性有三品韓子原道篇韓子言性有上中下三品注品等列也

潛室陳氏曰性者人心所具之天理以其稟賦之不齊故先儒分別出來謂有理義之性有氣質之性仁義禮智者義理之性也知覺運動者氣質之性也有義理之性而無氣質之性則義理必無附著者氣質之性而無義理之性則無異於枯死之物故有義理以行乎血氣之中有血氣以受義理之軀合虛與氣而性全孟子之特諸子之言性往七皆於氣質上有見而遂指氣質作性但能知其形而下者耳故孟子答之只就義理上說以攻他未曉處氣質之性諸子方得於此孟子所以不復言之義理之性諸子未通於此孟子所以反覆詳說之程子之說正恐後學死執孟子義理之

說而遺失氣質之性故并二者而言之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程子之論卒其全孟子之論所以矯諸子之偏人能即程子之言而達孟子之意則其不同之意不辯而自明矣。識氣質之性善惡方各有著落不然則稟從何處生孟子專說義理之性專說義理則惡無所歸是論性不論氣孟子之說為未備專說氣則善為無別是論氣不論性諸子之論所以不明夫本也程子兼氣質論性。問目視耳聽此氣質之性也然視之所以明聽之所以聰抑氣質之性邪抑義理之性邪曰目視耳聽物也視明聽聰物之則也來問可施於物則不可施於性若言性當云好声好色氣質之性正声正色義理之性義理只在氣質中但外義理而獨徇氣質則非也

西山真氏曰人之氣質有至善而不可移奪者有善少惡多而易於移奪者有善多惡少而難於移奪者又曰性之不能離乎氣猶水之不能離乎土也性雖不雜乎氣而氣汨之則不能不惡矣水雖不雜乎土而土汨之則不能不濁矣然清者其先而濁者其後也善者其先而惡者其後也先善者本然之性也後惡者形而後有也故所謂善者超然於降衷之初而所謂惡者雜出於有形之後其非相對而並出也昭矣

雋覽 汨以律功 水流貌

平巖葉氏曰論性之善而不推其氣稟之不同則何以有上智下愚之不移故曰不備論氣質之異而不原其性之皆善則是不達其本也故曰不明然性氣二者元不相離判而二之則亦非矣

臨川吳氏曰人得天地之氣而成形有此氣即有此理所有之理謂

之性此理在天地則元亨利貞是也其在人而為性則仁義禮智是也性即天理豈有不善但人之生也受氣於父之時既有或清或濁之不同成質於母之時又有或美或惡之不同氣之極清質之極美者為上聖蓋此理在清氣美質之中本然之真無所污壞此堯舜之性所以為至善而孟子之道性善所以必稱堯舜以實之也其氣之至濁質之至惡者為下愚上聖以下下愚以上或清或濁或美或惡分數多寡有異不同惟其氣濁而質惡則理在其中者被其拘礙淪染而非復其本然矣此性之所以不能皆善而有萬不同也

補註 朱子曰性只是理然無斯天氣地質則此理沒來蔽固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固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孟子所謂性善周子所謂純粹至善程子所謂性之本是也只被氣質有昏濁隔了

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

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曾分別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氣質之有濁
惡而汚壞其性也故雖與告子言而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
人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蓋孟子但論
得理之無不同不曾論到氣之有不同處是其言之不備也不備
者謂但說得一邊不曾說得一邊不完備也故曰論性不論氣不
備此指孟子之言性而言也至若荀揚以性為惡以性為善惡混
與夫世俗言人性寬性褊性緩性急皆是指氣質之不同者為性
而不知氣質中之理謂之性此其見之不明也不明者謂其不曉
得性字故曰論氣不論性不明此指荀揚世俗之說性者言也補
註朱子曰天之所命只是一般緣氣質不同遂有差殊孟子分明
是於人身上批出天之所命者說與人要見得本原皆善也又
曰孟子說性善是論性不論氣荀揚而下是論氣不論性孟子終
是未備所以不能一絕荀揚之口然不備但少欠耳不明則大害

事程子性即理也一語至是鍼破世俗錯認性字之非所以為天
有功張子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
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言最分曉而觀者不能解其言反為
所惑將謂性有兩種蓋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两性字只是一般非
有兩等性也故曰二之則不是言人之性本是得天地之理因有
人之形則所得天地之性局在本人氣質中所謂形而後有氣質
之性也補註朱子曰性即理也在心與做性在物與做理又曰氣
令人深有所感前此未嘗有人說到此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
屬下面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
惡混使程未之說早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程張之說
立則諸子之說民矣○朱子曰人有氣質物欲之累則此性不能
常存須於善反上做工夫方存得性之本體凡誦養體認克治充
廣皆是反之道也又曰君子既善變化其氣質之性而復其天地
之性矣故氣質之性氣質雖有不同而本性之善則一但氣質不
君子弗以為性也

天功

不美者其本性不免有所汗壞故學者當用反之功反之如湯武反之也之反謂反之於身而學焉以至變化其不清不美其氣質則天地之性渾然全備具存於氣質之中故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然學者氣質可變而不能汗壞吾天地本然之性而吾性非復如前汗壞於氣質者矣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或問今世言人性善性惡性緩性急性昏性明性剛性柔者何也曰此氣質之性也蓋人之生也天雖賦以是理而人得之以為仁義禮智之性然是性也實具於五藏內之所謂心者焉故必誠以是氣而人得之以為五藏百骸之身然後所謂性者有所寓也是以人之生也稟氣有厚薄而形體運動有肥瘠強弱之殊稟氣有清濁而材質知覺有愚智昏明之

天下之清如水

異是則管子所謂生之謂性而朱子謂其指人之知覺運動為性者是也是性也實氣也故張子謂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程子亦謂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稟氣有然也斯豈天地本然之性云乎哉若論天地本然之性則程子曰性即理也斯豈稟氣之性。天下之清莫如水先儒以水之清喻性之善人無有不善之性則世無有不清之水也然黃河之水渾渾而流以至于海竟莫能清者何也請循其初原者水之初也水源於天而附於地原之初出曷嘗不清也哉出於巖石之地者鑿然湛然得以全其本然之清出於泥塵之地者自其初出而混於其滓則原雖清而流不能不濁矣非水之濁也地則然也人之性亦猶是性原於天而附於人局於氣質之中人之氣質不同猶地之巖石泥塵有不同也氣

質之明粹者其性自如巖石之水也氣質之昏駁者性從而變泥
塵之水也水之濁於泥塵者由其地而原之所自則清也故流雖
濁而有清之道河之水甚濁斯之以器投之以膠則泥沉於底
而其水可食甚濁固可使之清也况其濁不如河之甚者乎世之
學者非惟無以清之而又有以濁之性之汙壞豈專較乎有生之
初哉有生之後日隨所接而增其滋穢外物之滯多於氣質之滓
者奚翅千萬不復其源之清而反益其流之濁非其性之罪也雖
然原之清天也流之濁人也人者克則天者復亦在乎用力以清
之者何如爾集覽黃河之不一按一統志黃河在西番朵耳衛西
都直馬湖蜜部正西二千餘里去雲南麗江府
西北一千五百里水從地湧出百餘泓方七八十里復高峻之繁
若星列蕃名火敦腦貌東北流百餘里匯為大澤又東流為赤賚
河又合勿魯蘭等河始名黃河又東北至陝西蘭縣始入中
國又東北經沙漠地折而南流入山西境北九十餘里

程子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貴賤壽夭命也仁義禮智亦命也以下

命○夫動靜者陰陽之本况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
類宜其雜揉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不
能長亦宜矣。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
不可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分
定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貴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
盡則貧賤而天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為激倖不可謂之命曰雖
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
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
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或問
命與遇異乎曰遇不遇即命也曰長平死者四十萬其命齊乎曰

君子
以義
安命

遇白起則命也有如四海九州之人同日而死也則亦常事爾世

之人以為是駭然耳所見少也集覽長平死者四十萬通鑑秦使

白起將兵伐趙趙使趙括為將出兵擊秦起詳敗張奇兵以劫之括乘勝追造秦壁堅拒不得入奇兵絕趙軍食四十餘日括出銳卒傳戰秦人射殺之趙師大敗其卒四十萬人皆降起乃挾詐盡坑殺之事在周赧王五十五年按一統志長平地各在洛州長子縣南四十里白起按一統志起即人善用兵秦昭王用為左庶長戰勝攻取凡七十餘城後封武安君

張子曰富貴貧賤者皆命也今有人均為勤苦有富貴者有終身窮

餓者其富貴者即是幸會也求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於得也道

義則不可言命是求在我者也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如此不至者

猶難罪性語氣可也同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氣與遇性與

命切近矣猶未易言也○問智遇之識殊疑於有性善惡之報差

疑於有命曰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爾

君子

五峯胡氏曰貴賤命也仁義性也人固有遠跡江湖念絕於名利者矣然世或求之而不得免人固有置身市朝心屬於富貴者矣然世或舍之而不得進命之在人分定于夫不可變也是以君子貴知命

朱子曰性者萬物之原而氣稟則有清濁是以有聖愚之異命者萬

物之所同受而陰陽交運參差不齊是以五福六極值遇不一○

問命字有專以理言者有專以氣言者曰也都相離不得盖天非

氣無以命於人人非氣無以受天所命○問先生說命有兩種一

種是貧富貴賤死生壽夭一種是清濁偏主智愚賢不肖種屬氣

一種屬理以其觀之兩種皆似屬氣盖知愚賢不肖清濁偏正亦

氣之為也曰固然性則是命之理而已○問性分命分何以別曰

性分是以理言之命分是兼氣言之命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若
性分則又都一般此理聖愚賢否皆同○問天命謂性之命與死
生有命之命不同何也曰死生有命之命是帶氣言之氣便有稟
得多少厚薄之不同天命謂性之命是純乎理言之然天之所各
畢竟皆不離乎氣但中庸此句乃是以理言之孟子謂性也有命
焉此性是兼氣稟食色言之命也有性焉此命是帶氣言之性善
又是超出氣說○問顏淵不幸短命伯牛死曰命天夫孔子得之
不得曰有命如此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別否曰命之正者
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質要之皆天所付子孟子曰莫之致而
至者命也但當自盡其道則所值之命皆正命也固問如今數
家之學如康節之說謂皆一定而不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陰陽盛

衰消長之理大數可見然賢者不曾主此說如今人說康節之數
謂他說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皮膚淺了○問亡之命
矣夫此命字是就氣稟上說曰死生壽夭固是氣之所稟看孟
子說性也有命焉處便分曉又問不知命與知天命之命如何曰
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譬之於水人皆知其為水聖人
則知其發源處如不知命處却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也
○問子罕言命若仁義禮智信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生壽
夭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而得精英之氣便為聖為賢
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清明者曰英爽而得敦厚者曰溫
和稟得清高者便貴而得豐厚者便富而得久長者便壽而得衰
頹薄濁者便為愚不肖為貧為賤為夭天有那氣生一箇人出來

聖人得天地中和之氣

便有許多物隨他來夫之所命固是均一到氣處便有不齊只看其量得來如何耳又問得清明之氣為聖賢昏濁之氣為愚不肖氣之厚者為富貴薄者為貧賤此固然也然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宜無所虧欠而夫子友貧賤何也豈時運使然也抑其所稟亦有不足耶曰便是量得來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聖賢却管不得那富貴量得那高底則貴量得那厚底則富量得長底則壽貧賤天者友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為聖人然量得那底底薄底所以貧賤顏子文不如孔子又量得那短底所以又天又問一陰一陽宜若停勻則賢不肖宜均何故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曰自是他那物事駁雜如何得齊且以撲錢譬之純者常少不純者常多自是他那氣駁雜或前或後所以初不能得他恰好如

何得均平且以一日言之或陰或晴或風或雨或寒或熱或清爽或鶻突一日之間自有許多變便可見矣又問須是駁雜然畢竟不過只是一陰一陽二氣而已如何會恁地不齊曰便是不如此若只是兩箇單底陰陽則無不齊緣是他那物事錯揉萬變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又問如此則天地生聖賢又只是偶然不是有意矣曰天地那裏說我特地要生箇聖賢出來也只是氣數到那裏恰相湊著所以生出聖賢及至生出則若天之有意焉耳又問康節云陽一而陰二所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此語是否曰也說得來自是却物事好底少而惡底多且如面前事也自是好底事少惡底事多其理只一般○問人生有壽夭氣也賢愚亦氣也今觀盜跖極愚而壽顏子極賢而夭如是則壽夭之氣與賢愚之氣容或

有異矣明道誌程邵公墓云以其間過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
宜矣吾竟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與詳味此說氣有清濁有
短長其清者固所以爲賢然雖清而短故於數亦短其濁者固所
以爲愚然雖濁而長故其數亦長不知果然否曰此說得之貴賤
貧富亦是如此但三代以上氣數醇濃故氣之清者必厚必長而
聖賢皆貴且富且壽以下反是○問富貴有命如後世鄙夫小人
當堯舜三代之世如何得富貴曰當堯舜三代之世不得富貴在
後世則得富貴便是命曰如此則氣稟不一定曰以此氣遇此時
是他命好不遇此時便是皆所謂貧適逢世是也如長平死者四
十萬但遇白起便如此只他相撞着便是命○人之氣稟富貴貧賤
長短皆有定數寓其中稟得盛者其中有許多物事其來無窮亦

無盛而短者若水生於山取之或貴而爲棟梁或賤而爲廁料皆
其堂時所稟氣數如此定了○或指屋柱問云此理也曲直性也
所以爲曲直命也曲直是說氣稟曰然○問遺書論命處注云聖
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如何曰人固有命只是不可不
順受其正如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是也若謂其有命却去巖
墻之下立萬一到覆壓處却是專言命不得人事盡處便是命○
問伊川橫渠命遇之說曰所謂命者如夫子命我做甚官其官之
閑易繁難其處做得甚處做不得便都是一時命了自家只得去
做故孟子只說莫非命也却有箇正與不正所謂正命者蓋天之
始初命我如事君忠事父孝便有許多條實在裏至於有厚薄淺
深這却是氣稟不然不謂之命不得只是正命如桎梏而死喚

做非命不得蓋緣他當時稟得箇垂矣之氣便有此然謂之正命不得故君子戰兢如臨深履薄蓋欲順受其正者而不受其不正者且如說當死於水火不成便自赴水火而死而今只恁地看未必去生枝節說命說遇說同說異也集覽伯牛也按一統志冉耕以德行稱有疾將死孔子甚痛惜之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後世追封郕公

潛室陳氏曰有氣質之性命有義理之性命由德上發者為義理由氣上發者為氣質雖其稟賦不同苟能學問以充之謂窮理盡性則向之得於氣質者今也性皆天德命皆天理所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魯齋許氏曰貧賤富貴死生脩短禍福稟於氣質本乎天也是一定之分不可求也其中有正命有非正命者盡其道而不立乎嚴穢

之下脩身以待之然此亦有禍福吉凶死生脩短來當以順受所謂莫之致而至者皆正命也乃繫乎天之所為也去正命者行儉微幸非禮義之事致於禍害極枯死者命亦隨焉人之自召也程子曰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於天之謂性固歟於氣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乃若其性則無不善矣今天木之曲直其性也或可以為車或可以為輪其才也然而才之不善亦可以變之在養其氣以復其善爾故能持其志養其氣亦可以為善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以下兼論才○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譬猶木為曲直者性也可以為棟梁可為為榱桷者才也才則有善與不善性則無不善惟上知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而有不移之理所以不移者只有兩般為自

暴自棄不肯學也使其肯學不自暴自棄安不可移哉○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豈得至清之氣生者為聖人豈得至濁之氣生者為愚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之聖人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所謂堯舜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也○今人說有才乃是亨才之善者也才乃人資質循性脩之雖至惡可勝而為善○德性謂天賦天資才之美者也○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愚非性也不能盡其才也○問上知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道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才否曰固是然此只是大綱說言中人以上可以與之

說近上話中人以下不可與之說近上話也生之謂性凡言性處須看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稟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其所稟也告子所云固是為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也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非關才事才猶言材料曲可以為輪直可以為梁棟若是毀鑿壞了豈關才事或曰人才有美惡豈可言非才之罪曰才有美惡者是稟天下之言也若說一人之才如因富盛而賴因凶歲而暴豈才質之本然耶○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有揚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理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

孟子

性理大全卷十一

七

其清者為賢，其濁者為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孔子謂上知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自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知道他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有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者，亦有可移之理。○問：韓文公揚雄言性如何？曰：其所言者，才耳。

朱子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絕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底才是那會如此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問如此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做底。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為大也。心譬泉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才者水之氣也，所以能流者，然其流

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稟於天，才稟於氣是也。○問：性之所以無不善者，以其出於天也。才之所以有善不善者，以其出於氣也。要之性出於天，氣亦出於天，何故便至於此？曰：性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形而上者，今是天理；形而下者，只是那查滓。至於形又是查滓至濁者也。○問：才出於氣，德出於性，曰不可。才也是性中出德，也是性中出德。是有是氣而後有是德，人之有才者出來做得事業，也是他性中有了便出來做得。但溫厚敦篤便是德，剛明果敢便是才。只為他氣之所稟者，生到那裏多，故為才。○問：能為善便是才，曰：能為善而本善者是才。若云能為善便是才，則能為惡亦是才也。○問：人有強弱，由氣有剛柔，若人有技藝之類，如何？曰：亦是氣。如今人看五行亦推測得些，小又問：如才不足，人明得理

可為否曰若明得盡豈不可為所謂克念作聖是也然極難若只明得一二如何做得○孟子說才皆是指其資質可以為善處伊川所謂才直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此與孟子說才小異而語意尤密不可不攷乃若其情非才之罪以若訓順者未是猶言如論其情非才之罪也蓋謂情之發有不中節處不必以為才之罪爾退之論才之品有三性之品有五其說勝荀揚諸公多矣說性之品便以仁義禮智言之此尤當理說才之品若如此推究則有千百種之多姑言其大槩如此此正是氣質之說但少一箇氣字耳○問伊川論才與孟子言才有曰非才之罪也又曰不能盡才者也又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以為未嘗有才焉如孟子之意未嘗以才為不善而伊川却說才有善不善其言曰氣

伊
稟

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又曰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意者以氣質為才也以氣質為才則才固有善不善之分矣而孟子却指以才為善者何也曰孟子與伊川論才則皆是孟子所謂才止是指本性而言性之發用無有不善處如人之有才事事做得出來一性之中萬善完具發將出來便是才也便如惻隱羞惡是心也能惻隱羞惡者才也如伊川論才却是指氣質而言也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與人說者考之經典却有此意如書云人惟萬物之靈實聰明作元后與夫天下錫王勇智之說皆此意也孔子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辨告子生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近世被濂溪拈撥出來而橫渠二程始有氣質之性之說此伊川論才所以云有善不善者蓋主此而言也

或問曰韓愈所謂上中下三品者乃孟子所謂才也才雖不同而所以性則一孟子論性善固極本窮源之論至謂非天之降才爾殊豈才果不殊耶抑所謂才者乃所謂性也才非實性是所以然性固行乎才之中要不可指才使謂之性然孟子所以謂之不殊者何也南軒張氏曰孟子之論才與遠之上中下品品之說不同退之所分三品只是據氣質而言耳孟子論才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若天爲不善非才之罪也蓋善者性也人之可以爲善者才也皆自不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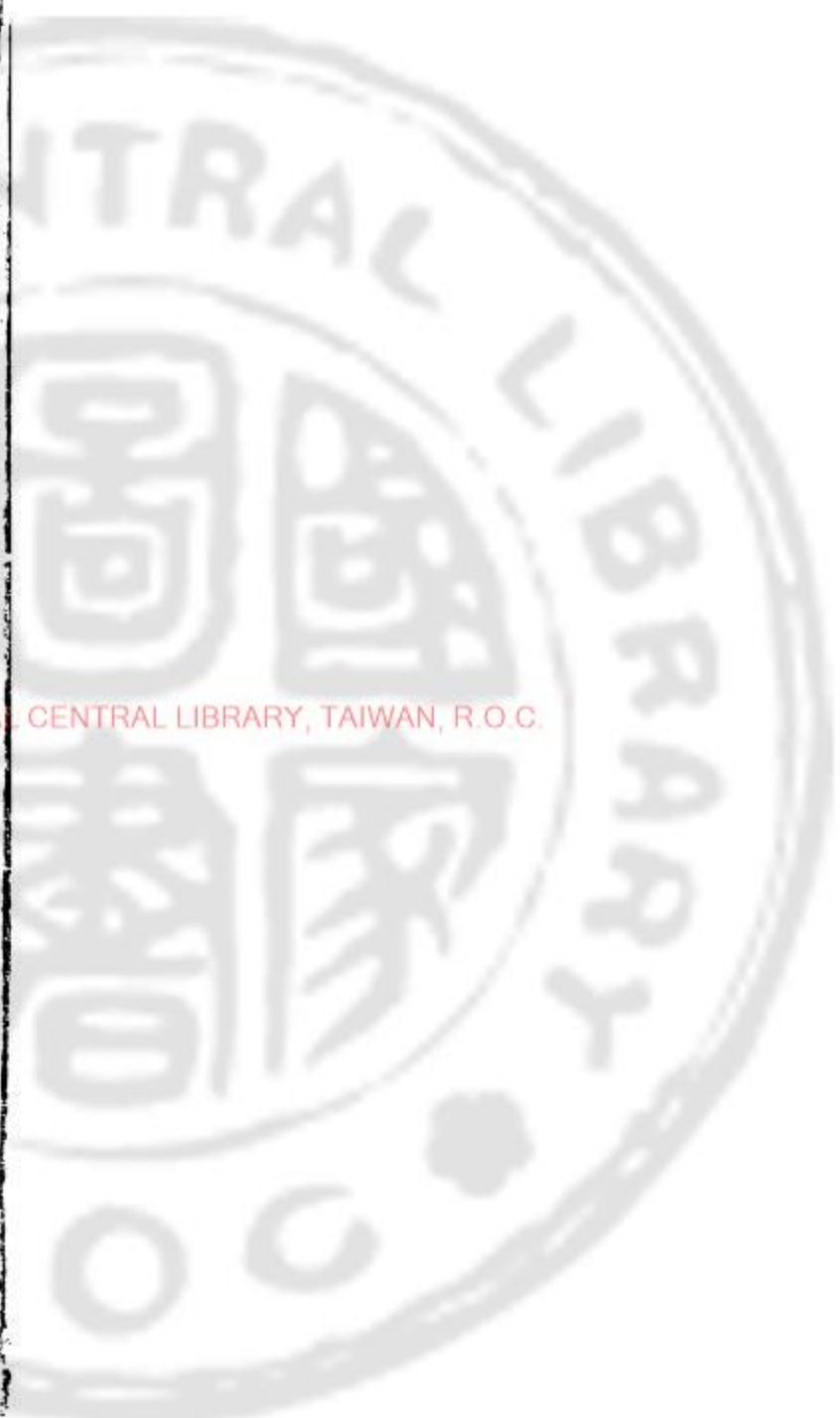
北溪陳氏曰才是才質才能才質猶言才料質幹是以賦言才能是會做事底同這件事有人會發揮得有人全發揮不去便是才不同是以用言孟子所謂非才之罪及天之降才非爾殊等語把才做善底物他只是以其從性善大本上發來便見都一般說得全備頂如伊川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之論方盡平巖葉氏曰性本乎理理無不善才本乎氣氣則不齊故或以之爲善以之爲惡

新刊性理大全第三十二卷

性理四

心

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
逐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一人之心即天地之
心。問仁是心何異曰於所主曰心各其德曰仁曰謂仁者心之
用乎曰不可曰然則猶五穀之種待陽氣而生乎曰陽氣所發猶
之情也心猶種焉其生之德是謂仁也。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其
是形以生則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桀賊
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
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為一。問心



有限量乎曰天下無性外之物以有限量之形氣用之不以其道
安能廣大其心也心則性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所主為心實一
道也通乎道則何限量之有必曰有限量是性外有物乎○耳目
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也心無遠近○問心有善惡不曰在
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
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至
於流而為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問舍則亡心有
亡何也曰不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繞主著事時便在這裏繞過了
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
亦以操舍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問雜說
中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

聖人之心
明鏡止水
聖人之心
與天之心

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
何曰聖人之心明鏡止水○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
道合內外體萬物○體會必以心謂體會非心於是有心小性大
之說聖人之心與天為一或者滯心於智識之間故自見其小耳
無主則實必有所事○人之身有形體未必能為主
若有人為繫虜將去隨其所處已有不得與也唯心則三軍之衆
不可奪也若此心做主不得則更有甚○或問多怒多發為何也曰
主心不定也○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更
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却
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為害者一箇意思則與人成就得
箇甚好見識心若不做一个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嘗言自約數

年自一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司馬君實有謂吾得術矣口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為中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宜知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曾中常若有兩人為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間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按宋

即人載弟篤行不為為一時師表關中解為二張與進士仕至監察御史襄行累章論王安石亂法出知公安縣徒監司竹監至奉家不食筍其清慎若此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補註無

日專而擾則言不交發發必審重而和緩心若紛靜則言必交發發必輕浮而急躁 人心必有所止無止則聽於物惟物之聽何所往而不妄也或曰心在我既已入於妄矣將誰使之曰心實使之○人心不得有所係○人心常要活則周

心定其言重以舒

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自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是性知性便知天二作性 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也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贊則直養之而已○有人說無心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心要在腔子裏君京師往長安公

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按

張子曰虛心然後能盡心又曰虛心則無外以為累○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瞭然易見當為不當為之事自知○心大則自物

心要在腔子裏

心大則自物

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補註熊氏曰心大則寬平引遠無往而不也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即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及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而失者只為心生者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嘗當存其大者存之孰後小者可略

上蔡謝氏曰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爾

和靖尹氏曰橫渠云由知覺有心之名蓋由其知覺強名曰心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若只寂然不動與木石等也只為感而遂通便是知意知覺即心也至於搖扇得涼是知覺也譬如睡中人喚已名則矍然而起呼他人名則不應是知覺也

藍田呂氏曰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之

中也寂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為一傳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謂此與此心自正不待人而後正而賢者能勿喪不為物欲之所遷動如德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蔽以垢乃所謂正也惟先江乎大者則小者不能奪如使忿慍恐懼好惡憂患奪其良心則視聽言動從而朱守欲區區脩身以正其外難矣○我心所同然即天理天德孟子言同然者恐人有私意蔽之苟無私意我心即天心

慈平李氏曰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則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

朱子曰惟心無對○心者氣之精英○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趙致道謂心為太極林正卿謂心具太極致道舉以為問